

金匱要畧五十家註卷六

海門吳隱亭考槃編纂

瘧病脈證治第六

師曰瘧脈自弦弦數者多熱弦遲者多寒弦小緊者下之差弦遲者可溫之弦緊者

可發汗鍼灸也浮大者可吐之弦數者風發也以飲食消息止之吳謙曰弦小緊者下之差

則有可下之理弦緊者當是弦浮緊則有可發汗之理浮大者當是弦滑大則有可吐之理且不遺本文瘧脈自弦之理當改之補之

趙以德曰今觀此篇雖未盡內經諸篇論瘧之詳然亦取其一二立方以明其治

此條叙脈固亦未盡瘧脈之變然舉其自弦則自之一字已該其脈之要何則弦

者少陽甲木之象也瘧邪客於營衛之間與衛氣合而病作寒熱者正隸少陽半

表半裏之分所以少陽為瘧之舍故弦乃瘧疾之本脈也於是少陽引邪退而就

陰陰則寒寒則進而就陽陽則熱熱則數寒用溫而熱用涼可知矣此明表裏

進退乘其虛實而調之者也復言小緊與弦緊汗下之者此又明表裏之有實邪

而攻之者也浮大者以明病不在表裏而在上者也非若內經之謂瘧脈大虛者

斯因其浮而用吐也弦數風發者非前多熱之所云乃更論其熱之變而木從火

則風生風得火則旺旺則尅土火發木淫必先實脾實脾莫如資以飲食消息寒

涼之味以止之此乃明其病在中者也仲景凡一言一字皆立準繩學者詳之



金匱要畧五十家註卷六

海門吳隱亭考槃編纂

瘧病脈證治第六

師曰瘧脈自弦弦數者多熱弦遲者多寒弦小緊者下之差弦遲者可溫之弦緊者

可發汗鍼灸也浮大者可吐之弦數者風發也以飲食消息止之吳謙曰弦小緊者下之差

則有可下之理弦緊者當是弦浮緊則有可發汗之理浮大者當是弦滑大則有可吐之理且不遺本文瘧脈自弦之理當改之補之

趙以德曰今觀此篇雖未盡內經諸篇論瘧之詳然亦取其一二立方以明其治

此條叙脈固亦未盡瘧脈之變然舉其自弦則自之一字已該其脈之要何則弦

者少陽甲木之象也瘧邪客於營衛之間與衛氣合而病作寒熱者正隸少陽半

表半裏之分所以少陽為瘧之舍故弦乃瘧疾之本脈也於是少陽引邪退而就

陰陰則寒寒則進進而就陽陽則熱熱則數寒用溫而熱用涼可知矣此明表裏

進退乘其虛實而調之者也復言小緊與弦緊汗下之者此又明表裏之有實邪

而攻之者也浮大者以明病不在表裏而在上者也非若內經之謂瘧脈大虛者

斯因其浮而用吐也弦數風發者非前多熱之所云乃更論其熱之變而木從火

則風生風得火則旺旺則尅土火發木淫必先實脾實脾莫如資以飲食消息寒

涼之味以止之此乃明其病在中者也仲景凡一言一字皆立準繩學者詳之



喻嘉言曰少陽乃東方甲木之家故其脈主弦此不但初病之脈乃爾即久瘧正虛脈不鼓指而弦象亦隱然在內所以仲景云瘧脈自弦由首及尾脈之屬透縱不同而弦之一字實貫徹之也瘧邪之舍於營衛正屬少陽半表半裏始之初瘧非瘧與後之經年不解總一少陽主之蓋瘧發必有寒有熱其寒熱之往來適在少陽所主之界偏陰則多寒偏陽則多熱即其純熱無寒而為瘧瘧溫瘧純寒無熱而為牡瘧要皆自少陽而造其極補偏救弊亦必返還少陽之界陰陽兩協於和而後愈也施汗吐下之法以治實熱施和溫之法以治虛寒無非欲致其和平耳。

徐忠可曰瘧者半表裏病而非驟發之外病也故內經曰夏傷於暑秋必痲瘧又曰先傷於寒後傷於風為寒瘧又曰先傷於風後傷於寒為溫瘧又曰在皮膚之內腸胃之外唯其半表裏則脈必出於弦蓋弦者東方甲木之氣經屬少陽乃傷寒之陰脈而雜證之陽脈也證在表裏之界脈亦在陰陽之間故曰瘧脈自弦自者謂感有風寒而脈唯自弦也於是脈既有一定之家而兼數為熱兼遲為寒此其大剛也若治之法緊亦寒脈也小緊則內入矣蓋脈以大者為陽則小緊而內入者為陰陰不可從表散故曰下之愈遲既為寒溫之無疑弦緊不沉寒脈而非陰脈非陰故可發汗針灸也瘧脈緊弦而忽浮大知邪高而淺高宜越之故曰可

吐。雖然半表裏者。少陽之分也。少陽病禁汗吐下。而瘧何獨不然。乃仲景亦出汗吐下三法。謂邪有不同。畧仿三法。以為驅邪之出路。非真如傷寒之大汗吐下也。不獨汗吐下不可恃。邪既留連難出。即藥亦不可恃矣。故仲景既曰弦數者多熱。又申一義曰弦數者風發也。以飲食消息止之。見多熱不已。必至極熱。極生風。風生則肝木侮土。而傳其熱於胃。坐耗津液。陽愈偏而不返。此非可徒求之藥石。須以飲食消息止其熾熱。即梨汁蔗漿生津止渴之屬。正內經風淫於內。治以甘寒之旨也。

周禹載曰。人之瘧證。由外邪之入。每伏於半表半裏。入而與陰爭則寒。出而與陽爭則熱。故寒熱往來。主少陽。謂兼他經證則有之。謂全不涉少陽則無是理也。仲景曰瘧脈自弦。正以脈之數遲小緊浮大皆未可定。要必兼弦。弦為少陽脈也。夫邪犯少陽。與衛氣併居。衛氣晝行於陽。夜行於陰。故邪得陽而外出。得陰而內薄。內外相薄。是以日作。若氣之舍深。內薄於陰。陽氣獨發。陰氣內著。陰與陽爭不得出。是以間日而作也。又曰以飲食消息止之者。蓋久病以養正為先也。

魏念庭曰。瘧病者。寒熱病也。寒熱兩見而病實一邪。一邪在少陽經。介於半表裏之間。欲出太陽透表不能。則熱欲入陽明歸裏不能。則寒。淺者邪但在少陽之經。深者則入於足少陽之膽腑。邪淺者病淺而發速。一日一作。邪深者病深而發遲。

間日一作甚則三日一作亦如傷寒厥陰證厥深熱深厥微熱微之旨也其為病
 必外感風寒於太陽以病於表又必內傷溼熱於陽明以病於裏風寒在太陽者
 入於少陽之半表溼熱在陽明者出於少陽之半裏風陽邪寒陰邪在表之邪本
 二而入於少陽之半表則成一邪矣溼陰邪熱陽邪在裏之邪亦二而出於少陽
 之半裏則亦成一邪矣故傷寒在太陽分風寒二邪在初入陽明亦分風寒二邪
 之因在少陽則俱合一無可分晰瘧病乃少陽病亦如之也且傷寒之少陽乃自
 太陽陽明遞傳者而瘧病之少陽乃自太陽陽明兩投者故在表可分言風寒而
 在裏必分言溼熱又不同於傷寒自陽明傳入之邪辨其風寒來路矣故合言其
 溼熱二邪而陽明之自內出於少陽者可明矣合言其風寒二邪而太陽之自外
 入於少陽者可知矣內外俱陰陽二邪相雜而合一之邪故為病寒熱並見而祇
 在一經也脈自弦者病在少陽木氣應之脈應其象純而不雜也兼見之脈而附
 於弦者瘧以少陽為主也弦數者內傷於熱者多也傷於熱則陰虛故多熱也弦
 遲者內傷於溼者多也傷於溼必陽微故多寒也此瘧之內因也弦而小緊者小
 為積緊為實不可作內寒論也下其積破其實則內因於積實之邪者除矣弦而
 遲遲亦寒也緊為表寒遲為裏寒也宜溫其寒則內因於寒邪者除矣弦不細而
 但緊者緊見於弦中則浮緊也浮緊為外感之邪也外感於表可發汗又緊為寒

可鍼灸。解其表溫其寒。而外因於寒邪者可除矣。浮大者。浮候表。亦候上。大為盛。亦為實。實盛見於上。邪在高分也。可吐之。乘其勢而湧出。以除其內。因實盛之邪也。弦數者。弦為風。數為熱。風生熱而陰解。熱生風而裏虛。理之以飲食消息。益其津液。養其裏陰。而風熱內因之邪自除矣。此仲景就脈而分言其治法。為瘧家立一振綱。携領之治也。

尤在涇曰。瘧者少陽之邪。弦者少陽之脈。有是邪則有是脈也。然瘧之舍。固在表。表半裏之間。而瘧之氣。則有偏多偏少之異。故其病有熱多者。有寒多者。有寒多而可下者。有表多而可汗可吐者。有風從熱出而不可以藥散者。當各隨其脈而施治可也。

陳脩園曰。此言瘧證不離少陽。以弦脈為主。隨其兼見者而施治也。蓋瘧雖有三陰三陽之異。而其舍總不外乎半表半裏之間。少陽主乎半表半裏。故其脈必弦。而弦中之兼見者。弦數者多熱。弦遲者多寒。一隅可以三反也。至於因證施治。弦小緊者。以其小而知其在裏。可下之。而差。弦遲者。多寒。無有疑義。即可溫之。弦緊而不小者。知其其在表。而不在裏。可以發汗。鍼灸也。弦而浮大者。知其邪在高分。可以吐而越之。弦數者多熱。治則宜清。而熱極生風。當知其為風發也。若以上因脈施治。諸法治之。而猶不止。更當以飲食消息止之。即難經所謂損其脾者。調其飲

食適其寒溫之旨也是又為久瘧虛瘧者立一大法也。徐忠可魏念庭諸家之解俱誤。

考槃

按瘧發寒熱之多少及作日之遠近素問論之甚詳當參觀之

病瘧以月一日發當十五日愈。設不差當月盡解。如其不差當云何。師曰。此結為瘧。瘧名曰瘧母。急治之宜鱉甲煎丸。

趙以德曰。內經云。天度者所以制日月之行也。氣數者所以紀化生之用也。五日為一候。三候為一氣。然人之三陰三陽上奉之而為之應焉。是瘧有發於母一日者。至十五日則一氣終。人氣亦更。故瘧氣隨變而散。設有未愈。則至月盡又歷第二氣終。其天之月以應人之血。月再生魄。血亦更新。邪當從其更新而解矣。若不愈。則是營氣內著。不得流行。與日月度數相應。而肝藏血。血并其邪歸之於肝。是以瘧母多結在脇下。由是用柴胡行氣。鱉甲破血為君。餘二十一味佐之。行血補血散結導滯而已。雖然。天氣候之相應者。大法如是。然人之稟質有強弱。邪中有輕重。質弱邪重。雖不內結瘧母。亦至連月者有之。質強邪輕。不待一候即差者。亦有之。不可一例論也。

喻嘉言曰。天氣半月一更。天氣更則人身之氣亦更。瘧邪自無可容矣。否則天人



月已生魄矣。元氣何以不生。以為邪氣不盡耶。而月已由滿而空矣。邪氣何以不盡。此必少陽經氣衰弱。不能送邪外出。所主之脇肋。外邪盤據其間。結為癥瘕矣。設不急治。必至滋蔓難圖。乃知仲景急治之法。真須臾不可緩也。

徐忠可曰。瘧邪居少陽之分。不內不外。此衛氣所往還也。衛行陰陽。瘧邪憑之。更實更虛。則正氣之相勝。自不外天之陰陽為消長。天氣以半月而更。故曰以月日發。當十五日愈。設不差。當月盡解。謂月自虧而圓。又退而減。又進而生。總則天氣之生可知。邪氣之消亦可知。設又不差。則正氣漸充而不受邪。乃從脇肋肝分假物成形。故曰此結為癥瘕。然前此邪無依據。陰陽變易。愈日可期。既有癥瘕。則邪憑之以自固。而有根。故曰瘧母。既可自無而有。則必自微而巨。將邪勝正消。漫無愈期。故曰急治之。宜鼈甲煎丸以去之。

鼈甲煎丸方

鼈甲十二分

烏扇三分

黃芩三分

柴胡六分

鼠婦三分

乾薑三分

大黃三分

芍藥五分

桂枝三分

葶藶一分

石韋三分

厚樸三分

牡丹五分

瞿麥二分

半夏一分

人參一分

紫葳三分

蜃蟲五分

阿膠三分

蜂窠四分

赤硝十二分氣 蜚蠊六分熱氣 桃仁二分平氣

右二十三味為末。取鍛竈下灰一斗。清酒一斛五斗。浸灰俟酒盡一半。着蠶甲於中。煮令泛濶如膠漆。絞取汁。內諸藥煎為丸。如梧子大。空心服七丸。日三服。

徐忠可曰。藥用蠶甲煎者。蠶甲入肝。除邪養正。合鍛竈灰所浸酒去癩。故以為君。

小柴胡桂枝湯大承氣湯為三陽主藥。故以為臣。但甘草嫌柔緩而減藥力。枳實

嫌破氣而直下。故去之。外加乾薑阿膠。助人參白朮養正為佐。癩必假血。依痰。故

以四蟲桃仁合半夏消血化痰。凡積必由氣結。氣利則結消。故以烏扇葶藶刺肺

氣。合石韋瞿麥清邪熱而化氣散結。血因邪聚則熱。故以牡丹紫葳去血中伏火。

膈中實熱為使也。

魏念庭曰。主以蠶甲入厥陰血分。主腦破癩癧。癩久癩。佐以丹芍阿膠。養肝經

之血。柴胡桂薑。升少陽之邪。血足陽升。為癩母之滯者可通矣。硝黃紫仁。驅熱下

泄於大便。葶藶瞿麥。驅熱分泄於小便。熱去而癩母之聚者可開矣。參夏厚樸。以

固氣燥土。使下泄者去邪而不傷正也。鼠虻蜂蠅。以破癩除癧。兼通利小水。使下

泄者不止於熱。且兼除溼之用。是一方而固氣燥土。養血升陽。破癩消熱。滲溼消

癧。一舉而無義不備。誠從緩而治之神方也。焉有癩母可以留中作祟者乎。迨癩

母既除。而其標病可隨證已之。覆巢之餘。無完卵矣。

尤在經曰。瘧邪假血依痰結為癥瘕。將成負固不服之勢。斃甲煎丸行氣逐血之藥。頗多而不嫌其峻。一日三服。不嫌其急。所謂乘其未集而擊之也。

唐容川曰。瘧邪本伏於營血之中。衛氣會而始發。故久則營血結聚而為瘧母。衛氣不通而為留痰。是血為瘧母之主。痰屬衛氣所生。乃瘧母之兼有者也。故治瘧母以攻利營血為主。而行痰降氣為輔。知此則知仲景此方破血之藥。所以獨多。總是治營以通衛也。

師曰。陰氣孤絕。陽氣獨發。則熱而少氣煩冤。手足熱而欲嘔。名曰瘧瘵。若但熱不瘵者。邪氣內藏於心。外舍分肉之間。令人消燂肌肉。

趙以德曰。瘧之寒熱更作。因陰陽之氣互為爭併。若陰氣衰少。則離絕真陽。先自退處。不與之併。而陽亦不併於陰。故陽獨發但熱而已。其少氣煩冤。肺主氣。肺受火抑故也。手足熱者。陽主四肢。陽盛則四肢熱也。欲嘔者。火邪上冲。胃氣逆也。內藏於心者。心乃五藏。陽火之主。故陽盛則直隸而藏之。外舍分肉之間。消燂肌肉者。消萬物者莫甚於火。火甚則肌肉燂矣。然此條固無治法。自後條治溫瘧者觀之。亦可治此瘧瘵者也。何則。白虎湯退熱藥也。分肉四肢肉屬脾胃。非切於其所舍者乎。又瀉肺火。非救其少氣煩冤者乎。設其別有兼證。豈不可推加桂之例。以加別藥乎。仲景於此。雖不言方治。蓋可知矣。

五

喻嘉言曰。內經謂但熱而不寒者。陰氣先絕。陽氣獨發。則少氣煩冤。手足熱而欲嘔。名曰瘧。仲景之重引其文。另有妙義。蓋從首條弦數者風發也。以飲食消息止之。抽絲引絮。而出其證。謂弦數之脈。熱盛生風。必侮土而傷其津液。由少陽而入陽明。兩經合邪。其熱倍熾。倘不能以飲食消息急止其熱。則熱之移於胃者。必上薰心肺。少氣煩冤。而心肺病。手足熱欲嘔。而胃自病。所以繼之曰。邪氣內藏於心。外舍分肉之間。令人消燂肌肉。蓋傷寒病三陽合邪。其來如風雨。令人莫當。而瘧之在少陽。苟不入於陰。而但出於陽。迨至兩陽合邪。亦豈能堪之耶。欲知銷息而止入胃之熱邪。真聖法也。

徐忠可曰。此即節畧內經肺素有熱。而偶受風寒。內藏於心。外舍分肉。但熱不寒之瘧。瘧也。故仲景似叙似釋曰。肺熱氣實。及發時陽盛。總是陰氣孤絕。則陽氣獨發。獨發則熱甚。熱甚則傷氣。而少氣。氣少而熱不散。則煩冤。陰絕則手足熱。煩冤不已。則嘔。此瘧瘧所由名也。若但熱不寒之故。乃獨發於陽。氣不及陰。則病全在陽。上焦受之。上焦唯心與肺。但熱。故知邪氣內藏於心。熱及肌膚。故知外舍分肉。壯火食氣。故知必消燂肌肉。然則心氣既熱。不先燂肺。而為外熱何也。蓋肺氣素實。邪自外來。故曰藏於心。與心虛而熱收於內者不同。故不能燂肺。但外熱。然至消燂肌肉。則久而漸及肺矣。

魏念庭曰：瘧者火毒也。小兒熱結之毒曰瘧。又黃瘧之病亦此瘧。皆熱盛於裏之義也。熱盛於裏則陽盛於少陽之半表裏而陰不勝。斯退伏不見。故但熱不寒。然此熱豈無所根係而發哉？師又為明其發熱之原曰：邪氣內藏於心。外舍分肉之間。今人消燂肌肉則心者其熱發之原。而分肉者其存邪之宅乎？心臟也。屬裏。分肉肉軀殼也。屬表。瘧為少陽病。何屬於心而邪又在少陽之經？何云屬軀殼之分肉間？不知師謂邪氣內藏於心者言發熱之原非瘧之原也。瘧為寒熱兩見之證。但熱不寒是心藏有熱以附乎瘧而陽增盛。陽氣既盛則周身分肉之間皆熱。邪瀰漫反奪瘧病寒熱之勢。使陰甘於退避而陽獨見橫肆也。故師首明之曰：陰氣孤絕。陽氣獨發。正見瘧之為病本寒熱兩見之證而附於他端則變矣。陽盛者陽偏。陰盛者陰偏。遂失正瘧之形狀而另立門戶。不得不別其瘧名以諦之。此瘧病之所以雖同在少陽而岐路多端也。其證既為陽盛則少氣煩冤。壯火食氣而心神不安也。手足熱而欲嘔。心有積熱而四末蒸灼也。且其邪既舍於分肉則必耗分肉之陰。而心臟有熱。又為耗陰之本。津枯液燥。肉削肌瘦。師定其消燂肌肉為陽盛陰衰深慮也。主治者必當加意以固陰矣。

尤在溼曰：此與內經論瘧瘧文大同。夫陰氣虛者陽氣必發。發則足以傷氣而耗神。故少氣煩冤也。四肢者諸陽之本。陽盛則手足熱也。欲嘔者熱干胃也。邪氣內

藏於心者。痺為陽邪。心為陽臟。以陽從陽。故邪外舍分肉。而其氣則內通心藏也。消燦肌肉者。肌肉為陰。陽極則陰消也。

黃坤載曰。痺瘧但熱不寒者。緣其陽盛陰虛。肺火素旺。汗出竅開。風寒內竇。淺居皮中。閉其衛氣。衝陽鬱發。熱傷肺氣。手足如烙。煩冤欲嘔。以陰氣先虛。而客邪又淺。是以但熱無寒。其熱內蓄於心。外舍於分肉之間。令人消燦肌肉。是則痺瘧之義也。

陳脩園曰。內經所論之痺瘧。撮其大畧。以肺素有熱。而偶受風寒。內藏於心。外舍分肉。表則寒而裏則熱。緣陰氣內虛。不能與陽相爭。故但熱而不作寒也。師不出方。余比例而用白虎加桂枝湯。以白虎清心救肺。以除裏熱。加桂枝調和營衛。以驅外邪。誠一方而兩扼其要也。然此節與內經稍異。師又畧節經文。不言及外感風寒。以陰氣孤絕。陽氣獨發二句為主。內有桂枝。又未中的。師於此等重證。而不出方者。欲人尋繹而自得也。陳靈石曰。下節白虎加桂枝湯。是內經所言之痺瘧。非仲景所云之痺瘧之治也。仲景未出方。似可借用。

竹葉石膏湯之類。而梨汁甘蔗汁亦可以佐之。

唐容川曰。陰氣指少陰心腎也。心腎之陰虛。故熱而少氣。心中煩冤。邪氣能入於心。而內藏於心中。皆少陰陰氣孤絕之證也。陽氣指太陽膀胱也。水中之陽。化氣為熱。以衛周身。今獨有陽氣。則為純熱。合於陽明。則手足熱。合於三焦。則欲嘔。外

舍於腠理分肉之間則令肌肉消燬。治少陰宜雞子黃湯。治太陽宜白虎湯。後世如清瘟敗毒飲一方可以兼治。

溫瘧者其脈如平。身無寒但熱。骨節疼煩時嘔。白虎加桂枝湯主之。

喻嘉言曰。內經言溫瘧有二。但先熱後寒。仲景所名溫瘧。則但熱不寒。有似瘧瘧而實不同也。瘧瘧兩陽合邪。上薰心肺。肺主氣者。少氣煩寃。則心主脈者。陽盛脈促。津虧脈代。從可推矣。溫瘧脈如平人。則邪未合而津未傷。其所以但熱而不寒者。則以其人素有痺氣。營衛不通。故瘧之發於陽。不入於陰。即入而陰亦不受。所以骨節煩疼時嘔。邪氣扞格之狀。有如此者。惟用白虎以治陽邪。而加桂枝以道營衛。斯陰陽和。血脈通。得汗而愈矣。

○徐忠可曰。內經論瘧。除瘧瘧為緊言。止有先寒後熱。先熱後寒。但熱不寒三項。故止有寒瘧。溫瘧。瘧瘧三名。其溫瘧二段。似有淺深之分。不知先熱之瘧不恆有。因與寒瘧辨先後。複提在前。乃即冬邪藏腎而發。必先熱者也。非另有先傷於風在皮膚腸胃間。與後傷之寒亦在皮膚腸胃間。而發時純異。冬傷於寒之溫瘧也。然則先熱之溫瘧。其熱多正與瘧瘧同一機局。故仲景止挈一溫瘧二字。而下所註則身無寒但熱。骨節疼煩時嘔。皆瘧瘧之證。但曰脈如平。以比瘧脈自弦者有別。謂冬不藏精而受邪之溫瘧。與肺素有熱而加外感之瘧瘧。皆邪不專少陽。故王

以白虎加桂枝湯。是從太陽陽明之例為治。而專清上焦之熱。溫瘧較瘧。瘧似病

發於腎。不宜專治上焦。不知溫瘧遇暑汗泄。邪氣與汗皆出。則既出之餘邪亦唯

治上焦表分為急矣。蓋邪原自表來。則從表驅出之為正耳。不然仲景溫瘧之論。謂指先熱之溫瘧。則冬傷腎之溫瘧。仲景豈真列之虛損而不出方乎。此之溫瘧

方。若謂專治冬傷腎之溫瘧。故不明言治瘧瘧。宜瘧瘧非瘧而不出方乎。內經有

仲景止出一方。內經有瘧瘧。仲景又不出方。而合證於溫瘧中。未免疑城難破。除註層層駁辨。可謂精矣。

魏念庭曰。溫瘧者。熱積於內。陽盛陰伏。無寒但熱之證也。然其人不純是內發之

熱。惟其外感之風寒鬱於表分。故內生熱而發外。所以骨節疼煩時嘔。見外寒內

熱之因。不同於外無覆冒。從內自生之熱。為猛烈實甚也。所以其脈如平人。此溫

瘧之邪淺者也。然同為陽盛陰虧之證。不容不救。陰以濟陽。同用為熱多寒少之

治。仲景以白虎加桂枝湯主之。以秋令之涼肅。治內熱之薰蒸。如夏月溽暑方殷。

而天未涼。風惠然其來。又何陰不漸滋。而陽不漸斂乎。心臟之邪以清。分肉之熱

以解。瘧瘧之熱。毒固可除矣。即如平人脈之溫瘧。有骨節疼煩一證。熱由表邪所

鬱。加桂枝而表邪亦可解矣。

尤在涇曰。此與內經論溫瘧文不同。內經言其因。此詳其脈與證也。瘧瘧溫瘧。俱

不寒但熱俱嘔。而其因不同。瘧瘧者。肺素有熱。而加外感。為表寒裏熱之證。緣陰

氣內虛不能與陽相爭。故不作寒也。溫瘧者。邪氣內藏腎中。至春夏而始發。為伏氣外出之證。寒蓄久而變熱。故亦不作寒也。脈如平者。病非乍感。故脈如其平時也。骨節煩疼時嘔者。熱從腎出。外舍於其合。而上并於陽明也。白虎甘寒除熱。枝則因其勢而達之耳。

○黃坤載曰。素問瘧論曰。先傷於風。而後傷於寒。故先熱而後寒。亦以時作。名曰溫瘧。溫瘧者。得之冬中。於風寒氣藏於骨髓之中。至春陽氣大發。邪氣不能自出。因遇大暑。腦髓燥。肌肉消。腠理發泄。或有所用力。邪氣與汗皆出。此病藏於腎。其氣先從內出之於外也。如是者陰虛而陽盛。陽盛則熱矣。衰則氣復反入。則陽虛。陽虛則寒矣。故先熱而後寒。名曰溫瘧。溫瘧先熱後寒。緣冬月中風。泄其衛氣。風愈泄而氣愈陷。遏其營血。鬱而為熱。復傷於寒。皮毛斂束。而衛不能泄。營熱更鬱。營血司於肝木。而生於腎水。冬時腎水蟄藏。而肝木已枯。比熱遂藏骨髓之中。至春乙木萌生。陽氣大發。骨髓之熱可以出矣。而外為寒束。不能自出。因遇大暑。腦髓燥。肌肉消滅之時。腠理發泄。邪可出矣。即不過大暑。或有所用力。煩勞氣逆。汗流邪亦出矣。熱邪與汗皆出。表裏如焚。於是陽盛而陰虛。物極必反。陽氣盛極而衰。復反故位。陰氣續復。漸而翕聚。是以寒生。此溫瘧之義也。溫瘧即瘧瘧之輕者。其熱未極。則陽衰陰復。能作後寒。是謂溫瘧。熱極陰亡。後寒不作。是謂瘧瘧。曰身

無寒但熱。仲景指溫之重者而言。即瘧瘧也。骨節者。身之絡谷。腎水之所漸漬。熱

極水枯。故骨節煩疼。嘔者熱盛而胃逆也。白虎湯清金泄熱。益氣生津。桂枝行經

而達表也。原按風寒在表。故熱藏骨髓。桂枝散風寒引骨髓之熱外達於皮毛也。

陳脩園曰。骨節煩疼時嘔而脈平者。難經所謂溫病之脈。行在諸經。不知何經之

病也。脈平而主以白虎加桂枝湯者。憑證不憑脈也。訂

白虎加桂枝湯方

知母兩六

石膏斤一

甘草兩二

粳米合六

桂枝兩三

右五味。以水一斗。煮米熟湯成。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周禹載曰。桂枝湯藥也。何以用於但熱不寒之證。不知用白虎以大清氣分之熱

即少加桂枝以通營衛。未為不可也。

魏念庭曰。內熱治以辛涼。固為兩解表裏。而加桂於少陽病中。使熱邪得以升散

為解散。又不同於太陽病熱證之用白虎也。或問心臟內藏邪氣。何以桂枝為對

答曰。用桂枝少許於白虎湯中。總為少陽病計也。木氣非桂枝之辛香。不能由半

表而達於太陽之表。與心臟無涉也。加桂枝總為少陽起見。所謂瘧病多端。而不

離少陽為治也。知此方可與言治瘧之理也。

唐容川曰。身無寒但熱。為白虎湯之正證。加桂枝者。以有骨節煩疼證。則有伏寒

在於筋節。故用桂枝以逐之也。
瘧多寒者。名曰牡瘧。蜀漆散主之。

趙以德曰。心者牡藏也。邪在心而成瘧。故曰牡瘧。何以言之。心肺居上陽也。而心乃陽中之陽。今邪氣結伏。心下則心虛。內經曰。心虛者熱收於內。則陽氣不行於外。故外寒積聚津液以成瘧。是以牡瘧反多寒也。蜀漆散主之。

喻嘉言曰。瘧多寒者。寒多於熱。如三七二八之分。非純無熱也。純寒無熱。則為陰證。而非瘧證矣。蓋邪伏於心。適在膻中心包之位。心為陽中之陽。陽邪從陽。尤為易入。邪入則心虛。經曰。心虛者熱收於內。內收其熱。并其邪亦收之。不易外出。此寒多之一因也。邪入心包。都城震動。周身津液悉力內援。重重裹擷。胞內之邪。為外所拒。而不易出。又寒多之一因也。心者牡藏。故即以寒多熱少之瘧。名曰牡瘧。用蜀漆散和漿水吐。其心下結伏之邪。則內陷之邪。亦隨之俱出。一舉而蕩逐無餘矣。

徐忠可曰。先寒後熱。既為寒瘧。乃有心氣素虛。外邪襲之。挾有形之涎。為依傍。邪因心包氣不能透肌表。而多寒者。蓋先傷無形之寒。邪復內入。并涎為有形之寒。寒實傷心。故名牡瘧。心為牡藏。故也。後人以單寒為牡誤也。唯無形之寒。挾有形之涎。則心包內之邪。為外所困。而不能出。故以蜀漆劫去其有形之涎。蓋常山能

吐瘧而蜀漆為常山之苗性尤輕虛為功於上也雲母甘平能內除邪氣外治死肌有通達心脾之用龍骨收溼安神能固心氣安五藏故主以蜀漆而以二藥為佐也

魏念庭曰牡者陽物也牡瘧者陽勝而陰虧之瘧也陽盛陰虧何不治其陽而以蜀漆散治其溼則其人熱盛於內而素有水飲所謂夏傷於暑者熱也所謂長夏傷於溼者溼也溼為水邪必犯心藏心名牡藏水邪挾熱于心故名牡瘧仲景全之以蜀漆散者以蜀漆為吐藥和漿水以助其吐非益其溼也以雲母龍骨以鎮其心驅其邪為鎮為驅俱寓治水之義也

黃坤載曰瘧論曰先寒而後熱者夏傷於暑腠理開發因遇夏氣悽愴之水寒藏於腠理皮膚之中秋傷於風則病成矣夫寒者陰氣也風者陽氣也先傷於寒而後傷於風故先寒而後熱也病以時作名曰寒瘧寒瘧先寒後熱緣陽為陰束故閉藏而為寒陽氣鼓發故鬱蒸而為熱陽氣不能遽發故寒多而熱少陽散而不發故絕寒而無熱瘧多寒者陰盛而陽虛也是其寒邪凝滯伏於少陽之部必當去之雲母除其溼寒龍骨收其濁痰蜀漆排決積滯以通陽氣也

蜀漆散方

蜀漆洗去腥

雲母洗二日夜

龍骨各等分○按雲母龍骨俱氣味甘平

右三味杵為散未發前以漿水服半錢也

喻嘉言曰蜀漆常山苗也常山善吐何以不用常山而用蜀漆取苗性之輕揚者入重陽之界以吐其結伏之邪合之龍骨鎮心甯神蠲除邪氣雲母安魂補虛攝

茲君主則周身之痺者通而營衛并可藉以無忤則又以吐法為和法者也

王晉三曰邪氣結伏於心下心陽鬱遏不舒瘧發寒多熱少不可謂其陰寒也至

之以蜀漆散通心經之陽開發伏氣而使營衛調和蜀漆常山苗也生用能吐案

母在上中蒸地氣上升而為雲故能入陰分逐邪外出於表然邪氣久留心

宮城恐逐邪涌吐內亂神明故以龍骨鎮心甯神則吐法轉為和法矣

李文曰壯瘧證多陰寒治宜助陽溫散為主雲母之根為陽起石下有雲母上多

雲氣性溫氣升乃升發陽氣之物龍骨屬陽能逐陰邪而起陽氣蜀漆乃常山之

苗功能治瘧不用根而用苗者取其性多升發能透達陽氣於上之義也

○張路玉曰此以邪伏陰經故謂牝瘧金匱方從古誤刊壯瘧趙以德金匱衍義註

作心為壯瘧不特穿鑿且復支離曷知邪氣內藏於心則獨熱無寒謂之瘧瘧伏

藏於腎則多寒少熱謂之牡瘧濁陰痰涎深伏幽隱非用蜀漆和漿水涌吐之法

無以發越陽氣更須龍骨固斂陰津於下雲母升舉陽氣於上斯陽從雲起陰隨

涌泄庶胸次得以廓然矣

考槃按內經無病源寒溫瘧十二經癘疾至詳且明乃金匱文止寥寥五經病則經已詳則金匱旬可從畧非簡脫也

附方未錄

考槃按此下為有附方三道本係宋人校正所增註家不察多解為仲景之方傳會甚矣今從清乾隆御纂醫宗金鑑刑去不錄後俱從此

金匱要畧五十家註卷六終



金匱要略五十家註卷七

海門吳隱亭考繫編纂

中風歷節病脈證治第七

夫風之為病。當半身不遂。或但臂不遂者。此為痺。脈微而數。中風使然。
趙以德曰。此證半身不遂者。偏風所中也。但臂不遂者。風邪上受也。風之所容。凝
澀營衛。經脈不行。分肉筋骨俱不補。故曰此為痺。衛者水穀之悍氣。陽也。溫分肉。
肥腠理。循行脈外。佐其動也。滑利充溢。營者水穀之精氣。陰也。循脈中。應刻而動。
沈動翕徐。今因風著為痺。營遂改微。衛遂變數。故脈微數也。此即內經風論謂風
各入其門。戶所中者之一證耳。

徐忠可曰。此段所重。不就風病。詳其出證。重在半身與臂。辨其是風非風。庶不至
誤治也。謂風之為病。原由陽虛。外邪得以襲之。陽虛則不止一枝一節矣。即云各
入其門。戶所中而為偏風。不及全體。亦當半身不遂。不遂者不用也。若但臂不遂。
臂如樹之一枝。何關全體。陽氣耶。故曰此為痺。痺者閉也。不仁也。謂一節之氣。偶
閉而不仁也。於是證之於脈。必微而數。微者陽之微也。數者風之數也。曰中風使
然。謂風乘虛入。而後使之半身不遂也。

魏念庭曰。中風者。風證之一也。夫風之為病。當半身不遂者。此為風邪在經。標出

總領也。蓋其人未至半身不遂之前，腠理之間，經絡之際，分肉之中，必先有邪氣閉塞結聚，而正氣正血流行不獲暢遂久矣。故痺而不中風者有之，中風者有之。由於痺者也。診其脈微而數微者，陽虛也。數者陰虛也。非微而陽虛，則衛氣固。風何從入？非數而陰虛，則營道充實。風又從何入而漸深？惟其衛氣虛，故風邪侵疆犯界，而夷其城郭。惟其營血虛，故風邪橫行直突，而掠我積儲。且陽虛必裏寒，而痰易成。更陰虛則內熱而火易發。經曰：不能問其虛，安問其餘。即可於論脈微數二字驗之也。

尤在涇曰：風徹於上下，故半身不遂。痺閉於一處，故但臂不遂。以此見風重而痺輕，風動而痺着也。風從虛入，故脈微。風發而成熱，故脈數。曰中風使然者，謂痺病亦是風病，但在陽者則為風，而在陰者則為痺耳。

金鑑曰：風病內經論之詳矣，但往往與痺合論，後人或之。故仲景復言之曰：風之為病，當半身不遂。即經所謂偏枯也。或但兩臂不遂者，非中風也。即痺病也。蓋痺為陰病，脈多沉澆。風為陽病，脈多浮緩。今脈微而數，中風使然。其脈微者，正氣虛也。數者邪氣勝也。故病中風之人，因虛而召風者，未有不見微弱之脈者也。因熱而生風者，未有不見數急之脈者也。

黃坤載曰：風之為風病，或中於左，或中於右，手足偏枯，是以半身不遂。其初先覺

麻木。麻木者氣滯而不行也。肺王氣而血中之溫氣實為肺氣之根。右麻者肺氣之不行。左麻者肝氣之不行。麻之極則為木。氣鬱於經絡之中。阻滯不通。衝於汗孔。較較靡甯。狀如亂鍼微刺之象。是謂之麻。久而氣閉不通。肌肉頑廢。痛癢無覺。是謂之木。靈樞經曰。上焦開發宣五穀味。薰膚充身澤毛。若霧露之溉。是謂之潤澤。莫過於氣。筋脈之柔而不枯者。氣以响之。血以濡之也。血隨氣動。氣搜財血。瘀氣血雙阻。筋膜失養。一被外風乘襲。而內風應感。則病偏枯。內風者厥陰風木之氣也。氣鬱而血凝。血凝而木鬱。風傷衛氣。遏逼營血。木氣愈鬱。木鬱風生。精血傷耗。筋脈焦縮。故病偏枯。其在經絡未嘗非燥。而在臟府則全是溼。緣溼土壅。滿肺金不得降斂。故氣阻而生麻。肝木不得升達。故血鬱而生風。而溼土之由。全因腎水之寒。水寒土溼。此金木壅鬱之原也。若但臂不遂者。此為痺。非風也。痺者風寒溼三者分而痺。其血脈也。若脈微而數。則中風使然矣。風因虛中。是以脈微風動而不息。是以脈數也。

寸口脈浮而緊。緊則為寒。浮則為虛。寒虛相搏。邪在皮膚。浮者血虛。絡脈空虛。賊邪不瀉。或左或右。邪氣反緩。正氣即急。正氣引邪。喁僻不遂。邪在於絡。肌膚不仁。邪在於經。即重不勝。邪入於腑。即不識人。邪入於臟。舌即難言。口吐涎。吳謙曰。寸口脈浮則為虛。寒虛相搏。邪在皮膚。此五句與本條文義不屬。當在後條之首。後條寸口脈浮而緩。逆則為寒。緩則為虛。營緩則為亡血。衛緩則為中風。邪氣中經。此六句亦與

後條文義不屬當在此條之首文義始各得相屬必是錯簡其中有浮者血虛一句必是行文後條注而後條則為寒二建字當是淨字寒字當是風字本條浮則為虛寒虛相搏一虛字應是風字始與文義了然且後條二脈不能並見當移之刑之改之

趙以德曰內經有謂十二經絡脈者皮之部也百病之生必先於皮也邪中之積理開則邪入客於經絡留而不去傳入於經留而不去傳入於腑稟於腸胃經絡景今言是病即此之謂也蓋絡脈經脈行氣皆在皮膚之部絡脈浮近於皮膚故善惡之脈色見於外經脈伏行於隧道故善惡之脈朝於寸口而後見絡脈不肖動隨經脈而動此由絡脈之血空虛所以脈見得也寒邪之氣緊束故浮緊之脈並見於寸口絡脈從經脈左右雙行當邪入之時不治至於其邪隨絡脈流行邪所在之側則血虛虛則經氣緩邪所不在之側則血和和則經氣行如度而急緩急牽引故口眼喎僻不遂邪在於絡其衛氣循於皮膚之中分肉之間者與之相遇則不榮於肌膚故肌膚不仁邪在於經則榮氣之行滯內不養於骨則骨重外不滋於肉則身重而不勝仲景所謂入府入藏者五藏六腑果何屬也意即內經之所謂稟於胃者也夫胃者土也水穀之海十二經皆受氣於胃胃者六府之總司多氣多血者也心者神明之宅五藏之主由是諸府經絡受邪變氣則歸於胃胃得之則熱甚津液壅溢為痰涎閉滯隧道營衛不行胃之支別脈上絡於心者並塞其神氣出入之竅故不識人也諸藏受邪極而變者亦必歸於心於是心得

邪則神散而樞機息。舌者心之竅。機息則舌縱。廉泉開。舌縱則難以言。廉泉開則口流涎也。

徐忠可曰。此段主一緊字。言中風之偏於寒者。邪自外入。其證必以漸而深也。謂中風而寸口脈得浮而緊。緊是寒脈。浮為虛。故不能陰陽相調而令脈外見則虛寒相搏。邪即結滯於外之皮膚矣。然浮因血虛。絡者血所養也。虛則絡空失養。無力禦邪。邪乃不滯。盛於皮膚。其或左或右與邪並者。氣多而緩。正之無邪者。反氣少而急。一急一緩。正邪相引。喎僻不能如常人之遂意矣。此尚屬皮膚近絡之病也。若邪在絡不去。則邪方入衛。氣不得運。皮膚不仁。然猶在經脈之外。若在經則邪入營脈之中。內骨外肉皆失所養。故重着不勝。然猶在軀殼之間。至入府。府邪必歸於胃。胃為六府之總司也。於是風入胃中。胃熱必盛。蒸其津液。結為痰涎。氣壅。壅於道。胃之支脈絡心者。繞有壅塞。即堵其神氣出入之竅。故不識人。試觀俗做陳搏。按住頸間。兩人迎脈。氣即壅逆。不識人。人迎者胃脈也。則不識人之由胃氣壅。不信然哉。至入藏則諸藏受邪。至盛必進入於心。而亂其神明。神明無主。則舌縱難言。廉泉開而流涎沫矣。

魏念庭曰。風之感人也。上先受之。診在寸口者。上以候上也。浮者在表也。緊者風挾寒邪也。在表有邪。邪氣實。必正氣虛也。寒與虛相搏者。相遇於皮膚之表。分為

患也。此中風之淺病也。然又有深焉者矣。浮者不止衛氣之虛。且為營血之虛也。營血又虛。則脈絡空虛矣。賊邪之風乘脈外衛虛。中皮膚者。今且復乘脈裏營虛。而中經絡矣。氣行脈外。有邪易散。血行脈內。有邪難瀉。此經絡之風。所以入而不易出也。於是雖有中左右之不同。而或病於左半身不遂。或病於右半身不遂。皆同為一中風而已。邪氣既中於經絡矣。此半身有邪。則不得不緩。彼半身無邪。則不得不急。正氣急者非急也。較緩者行急也。邪氣緩者非邪氣緩也。較急者行緩也。兩半身氣血本同。其走趨今一急一緩。正氣自急於無邪之半身。而口眼手足如常。邪氣自緩於有邪之半身。而口眼喎僻。手足不遂也。然此但為風中於經絡者言之也。而中絡與中經又有淺深。邪在於絡。較皮膚為深。較在經為淺矣。故邪在於絡。不過肌膚不仁而已。若邪在於經。較絡則又深矣。所以即重不勝。而半身不遂矣。夫邪中於經絡。可謂深矣。而不止此也。且有邪入於腑者矣。邪入更深矣。更有邪入於藏者矣。邪入至深矣。入腑即不識人。入藏舌即難言。口流涎。苟非藩籬盡徹。城府洞開。何致升其堂。造其室。寇來卧榻之畔。與主人共衾枕也。幾何不冠憎主人。鵲巢鳩居也乎。有何奇兵自天而下。能驅其邪於憑藉城社之密邇者乎。驅逐不力。則盤踞難除。蕩滌粗盡。而社稷已墟矣。此所以神丹之不遇。而壽命之難延也。可不慎歟。可不慎歟。然中風至於直中腑臟。則千百中無一二可救者。

矣。故仲景並不言治法也。不亦深可凜哉。

尤在涇曰：寒虛相搏者，正不足而邪乘之，為風寒初感之診也。浮為血虛者，氣行脈外而血行脈中，浮者沉不足為血虛也。血虛則無以充灌皮膚，而絡脈空虛，并無以捍禦外氣，而賊邪不瀉。由是或左或右，隨其空虛而留著矣。邪氣反緩，正氣即急者，受邪之處，筋脈不用而緩，無邪之處，正氣獨治而急。緩者為急者所引，則口目為僻，而肢體不遂。是以左喎者邪反在右，右喎者邪反在左。然或左或右，則有邪正緩急之殊，而為表為裏，亦有經絡臟腑之別。經云：經脈為裏，支而橫者為絡。絡之小者為孫，是則絡淺而經深，絡小而經大。故絡邪病於肌膚，而經邪病連筋骨，甚而入府。又甚而入藏，則邪遞深矣。蓋神藏於臟，而通於府，府病則神室於內，故不識人。諸陰皆連舌本，藏氣厥不至舌下，則機息於上，故舌難言而涎自出也。

○唐容川曰：絡脈空虛，風邪從外乘之，是以得居於膜腠而不瀉去也。風邪中人，本速然留伏有地，則反緩而不行。正氣循行本緩，然機關失利，則反急而增劇。正氣引邪，則令人或左或右，喎僻而不得如其常也。絡者脈之散者也，在皮膚肌肉之間。邪客於此，正氣不達，則此間之肌肉死，不知痛癢，為肌膚不仁也。經者脈之大者也，十二經皆起於手足。邪客之則手足之氣不貫不運，即重而不舉。血之在手足者，為邪所阻，則滯而不行為死血。氣之趨手足者，為邪所戀，則流而不返為痰。

水是以重不勝也。府指胃府言邪入於胃，胃絡上通於心，邪氣生痰聚血，上迷心竅，即不識人，邪入於識，指心藏言。心開竅於舌，脈絡舌本，血脈凝滯，舌強不能言矣。陰血者魄也，血亂於心中，則魄死神迷，氣化者津也，氣聚於空竅，則津結為涎。古下氣不收攝，故口吐涎，此節是仲景論中風之正文。凡後人中痰，中氣，中火，中寒，類中直中，諸證皆包在內。後人不知此義，而另立名目，皆未深知此段義也。寸口脈遲而緩，遲則為寒，緩則為虛，營緩則為亡血，衛緩則為中風，邪氣中經則身痒而癢，疹心氣不足，邪氣入中，則胸滿而短氣。同痒疹

趙以德曰：天道乾健而坤靜順，人道應之，氣健而血順也。血氣和平，然後脈不緩不急，不遲不數，日行百刻，以周於身，而朝寸口，是以候寸口以求其虛實。遲則知陽氣之不能健運，緩則知營氣之應刻不逮，營氣不逮，則血亡，衛氣不運，因而中風。經虛邪入營，衛不布於皮膚，血凝津滯，發為身痒癢疹，且營衛不健，與邪混鬱於胸中，則害其宗氣之布息，故胸滿而短氣也。

徐忠可曰：此段主一緩字，言中風之偏於風者，而有淺深之不同也。謂寸口脈遲挾微寒也。緩本風脈，并遲而見，則為虛風，於是緩在營為血不充而亡，緩在衛為氣搏風而不鼓，邪既屬風，所以中經則身痒而癢疹，即水氣篇曰：風強則為癢疹，身體為痒，痒者為泄風，心氣不足，即五藏風寒篇曰：心傷者，其人勞倦之謂也。入

中則胸滿而短氣胸痺篇曰胸痺胸中氣塞短氣之謂也

尤在溼曰遊者行之不及緩者至而無力不及為寒而無力為虛也沉而緩者為

營不足浮而緩者為衛中風衛在表而營在裏也經不足而風乘之血為風動則

身癢而癢疹心不足而風中之湯用不布則胸滿而短氣經行肌中而心虛胸間

故也

考禁按到者百病之長善行此變不直中於歲府必先容於經絡故有經絡篇曰

條之下必有脫節在焉○蓋有後氏黑散及風引防已地黃等方係宋人較正所

增非仲景之方則去不錄○程雲來曰侯氏黑散風引湯防已地黃湯頭風擊膏

寸口脈沉而弱沉即主骨弱即主筋沉即為腎弱即為肝汗出入水中如水傷心歷

節黃汗出故曰歷節

趙以德曰腎主水骨與之合水性下故脈沉者病在骨也肝藏血筋與之合血性

濡血虛則脈弱故脈弱者病在筋也心主汗汗出入水其汗為水所主心氣不得

越因而傷之水汗相搏聚以成溼溼成則內應於脾脾土也土尅腎水是以溼傷

其骨關節者骨之所湊筋之所束故溼獨善流關節以尅其所勝侮其不勝然水

汗所鬱之溼久變為熱溼熱相蒸溼屬土土色黃是以歷節發出黃汗也

徐忠可曰此言歷節因水氣所致也謂寸口脈沉而弱沉弱者陰脈也沉則遠於

肌肉故曰沉主骨。沉中見弱筋近骨而柔。故曰弱主筋。骨者腎主之。筋者肝主之。然病雖在筋骨。肝腎實由外邪。故主從汗出得。但外邪何以能傷筋骨。水為陰物。故云因汗出入水。水傷其心。以漸及之。乃溼流關節。而歷節痛。外水內火相鬱。而黃汗出。但非中風不遂之比。故曰歷節。言外邪挾溼入與陰爭。遞歷關節。而為痲也。

魏念庭曰。人身有骨。骨必有節。風中骨節。診在寸口者。上受之邪。上以候上也。沉者邪在深分。屬於骨也。弱者虛於經分。屬於筋也。骨者腎之餘也。故沉即為腎。筋者肝之餘也。故弱即為肝。然則屬腎者。陽微於腎。而骨節踈縱也。屬肝者。血虛於肝。而脈絡空虛也。此歷節中風之所由來也。但此為風邪中人。傷於氣分者多。又有歷節病。傷於血分者。何邪也。則寒溼之邪也。其人必表虛而汗出。汗出而身熱。遂入水中。取快一時。不料寒溼之邪。已隨汗出之毛孔。侵入軀殼。而入脈道矣。其邪將不止於傷衛。且傷其營。更且傷其心。汗者屬血。而實心液。則汗出而心血亦虛。水溼之邪。入必犯心。故仲景言其如水傷心也。此又歷節病成於血分受風溼之故也。風溼之邪。入於脈絡。則邪氣緩。正氣急。風邪內鬱。變熱。通身汗津外出。溼邪又因而着附於骨節之間。使其溜滯不出。故汗自出而邪自存也。風為陽邪。變熱於骨節之間。則氣血不循常道。而妄為疾急。溼為陰邪。挾寒於骨節之間。則氣

血不能流行而過於滯滯一疾一徐而牽掣拘碍疼痛之所以作也此歷節極致痛之原也

尤在溼曰此為肝腎先虛而心陽復鬱為歷節黃汗之本也心氣化液為汗汗出入水中水寒之氣從汗孔入侵心臟外水內火鬱為溼熱汗液則黃漫淫筋骨歷節乃痛歷節者遇節皆痛也蓋非肝腎先虛則雖得水氣未必便入筋骨非水溼內侵則肝腎雖虛未必便成歷節仲景欲舉其標而先究其本以為歷節多從虛得之也

金鑑曰寸口脈沉而弱肝腎之氣不足也蓋肝主筋腎主骨肝腎不足筋骨痿緩一為風寒溼邪所乘即病筋骨關節交會之處夫人汗出時腠理開風尚易入況入水中浴焉得不致寒耶水傷心心主汗汗鬱成溼故風勝為歷節溼勝為黃汗也

跌陽脈浮而滑滑則穀氣實浮則汗自出

趙以德曰跌陽胃脈屬土土溼所化也脈經謂浮滑為有宿食此雖非宿食之穀然滑乃陽盛也內經曰食入於胃長氣於陽是乃飲食肥美所長之陽成其溼熱之氣宜乎亦得稱以穀也脈浮汗自出者內經曰汗者穀之精氣今穀之盛陽出之於表浮為衛虛不能固腠理因自汗出也

魏念庭曰。跌湯脈浮而滑。浮者風也。滑者熱也。穀氣即胃氣。胃氣實則火盛而津衰也。兼以浮脈為風。風火相煽。汗液外泄。胃津之存者寡矣。丹溪之犀角散清心胃之熱。可謂此證的方。

唐容川曰。滑則穀氣實而有積熱。浮則汗自出而招外風。風熱相搏。則骨節痛。此實熱扶風之歷節痛也。意見言外。或有缺文未可知也。

考槃按。此與下文少陰脈均古診法。跌湯即衝湯。在足附上動脈。應手脈法。為有食故為穀氣實。浮則為風。風性疎泄。故必汗自出。宜大柴胡輩之。

少陰脈浮而弱。弱則血不足。浮則為風。風血相搏。即疼痛如掣。

徐忠可曰。少陰脈左尺也。主腎主陰。弱則陰不強。故知血不足。腎脈本沉。無故而浮。故為風。風血相搏。而邪與正爭。故疼痛如掣。有似抽掣也。

李文曰。風在血中。則慄悍勁切。無所不至。為風血相搏。蓋血主榮養筋骨者也。若風以燥之。則血愈耗。而筋骨失其所養。故疼痛如掣。昔人曰。治風先養血。血生風自滅。此其治也。

魏念庭曰。少陰尺脈也。在寸口浮為風。而尺中之浮。似不可藥。以風言矣。然浮見於尺。知風之入至深也。何以入於至深。則尺脈弱故也。下焦多血之地。乃竟少弱。見於脈者。其周身內外。無處不血。少可知也。血少於臟府之內。則火能妄行。血少於經絡之外。則風斯直突。筋骨之間。為風所射。為火所灼。有不疼痛如掣者乎。此

就血虛召風入於筋骨之間為患。明言其由然也。見人無時不當以氣血充積為寶也。

金鑑曰：少陰心脈也。心主血。心脈浮而弱，弱則為血虛。浮則為風邪。氣血相搏而交爭於經絡之間，故疼痛牽引如掣也。此發明歷節亦有因血虛之義也。

考槃按：少陰神門心脈也。在掌後銳骨之端。心主血。血虛生風。故脈見

盛人脈濇小短氣。自汗出。歷節疼不可屈伸。此皆飲酒汗出當風所致。

趙以德曰：肥人本多氣多血。其脈充盛。今反濇。由其血不足也。小者氣衰也。由飲

酒所致。蓋因酒溼熱有毒。飲之過則傷衛傷營。迫津為汗。汗出當風。乘虛入客。與

衛相干。則短氣自汗出。入傷筋骨。則歷節疼痛。不可屈伸也。

徐忠可曰：盛人肥人也。肥人溼多。脈得濇小。此痺象也。於是氣為溼所搏。而短因

風作使。而自汗。氣血為邪所痺。而疼痛不可屈伸。然肥人固多溼。何以脈濇濇小。

豈非酒溼困之乎。何以疼痛有加。而汗出不已。豈非溼而挾風乎。故曰：此皆飲酒

汗出當風所致。

8 魏念庭曰：盛人者肥盛而豐厚之人也。外盛者中必虛。所以肥人多氣虛也。氣虛

必短氣。氣虛必多汗。汗出而風入筋骨之間。遂歷節疼痛之證見矣。筋骨有邪。屈

伸艱難。此為飲酒汗出當風所致固矣。然肥人中陽虛微。表衛疎泄。腠理開張。津

上海十頁堂書局印

液外發風易得乘汗出而外襲熱易得因液亡而内生亦不必定酒可生熱酒後汗出當風始可得歷節病也不過就酒客以言致病之理耳

尤在涇曰盛人脈濇小短氣者形盛於外而氣斂於內也自汗出溼復勝也緣酒客溼本內積而汗出當風則溼復外鬱內外相召流入關節故歷節痛不可屈伸也

諸肢節疼痛身體尪羸脚腫如脫頭眩短氣温温欲吐桂枝芍藥知母湯主之魁為一作

徐忠可曰此言歷節病由風溼外邪而兼脾腎俱虛之方也謂諸肢節之疼痛溼流關節也因而身體為邪所痺則尪羸溼從下受亦或自上注之總是溼喜歸下故脚腫如脫腎虛挾風故頭眩衛氣起於下焦腎元既虧三焦無主致太陽與陽明相牽制為病故胃氣欲下行而太陽掣其氣在上太陽欲上行而胃溼相搏不利故短氣温温欲吐用桂枝湯去棗加麻黃以助其通陽加白朮防風以伸脾氣加知母附子以調其陰陽謂欲制其寒則上之鬱熱已甚欲治其熱則下之腎陽已痺故并加之耳

李文曰此言歷節病由氣血兩虛而致者也風溼相搏四肢節節皆痛即歷節病也身體尪羸邪勝正衰也脚腫如脫氣絕於下也頭眩短氣氣虛於上也喑喑欲

吐氣逆於中也。此三焦氣血兩虛。故是湯王祛風溼而溫氣血。

尤在溼曰。諸肢節疼痛。即歷節也。身體尪羸。脚腫如脫。形氣不足。而溼熱下甚也。

頭眩短氣。溫溫欲吐。溼熱且從下而上。衝矣。與脚氣衝心之候頗同。桂枝防風散。

溼於表。知芍甘草。除熱於中。白朮附子。驅溼於下。而用生薑最多。以此嘔降逆為

溼熱外傷肢節。而復上衝心胃之治法也。

黃坤載曰。諸肢節疼痛。身體尪羸。脚腫如脫。頭眩短氣。溫溫欲吐者。溼傷關節。則

生疼痛。營衛不行。則肌肉瘦削。濁氣阻隔。陽不下根。則生眩暈。氣不降斂。則苦短

促。胃氣上逆。則欲嘔吐。朮甘培土。以制陰邪。附子煖水。而驅寒溼。知母生薑。清肺

而降濁氣。芍桂麻防。通經而開痺塞也。

桂枝芍藥知母湯方

桂枝兩四

芍藥兩三

知母兩四

附子兩二

白朮兩四

麻黃兩二

防風兩二
甘溫

甘草兩二

生薑兩五

右九味。以水七升。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納諸藥。煎取二升。去滓。溫服七合。日三

服。按煎法照陳脩園本訂定。

趙以德曰。此風寒溼痺。其營衛三焦。溼多則腫。寒多則痛。風多則動。故用桂枝治

風。麻黃治寒。白朮治溼。防風佐桂枝。附子佐麻朮。其芍藥甘薑。亦和調其營衛。如

桂枝湯例也。知母治脚腫。引諸藥祛邪益氣力。附子行藥勢。為開痺大劑。然分兩多而水少。恐分其服而非一劑也。

徐忠可曰。桂枝行陽。芍藥養陰。方中藥品頗多。獨挈此三味以名方者。以先證陰陽俱痺也。

魏念庭曰。是方也。以桂麻薑防之辛燥。治風治溼。白朮甘草之甘平。扶土補中。芍藥知母之酸寒苦寒。生血清熱。是風溼熱三邪並除之法也。加附子者。助麻桂為驅逐。非以溫經也。

味酸則傷筋。筋傷則緩。名曰泄。鹹則傷骨。骨傷則痿。名曰枯。枯泄相搏。名曰斷泄。營氣不通。衛不獨行。營衛俱微。三焦無所御。四屬斷絕。身體羸瘦。獨足腫大。黃汗出。脛冷。假令發熱。便為歷節也。吳謙曰。名曰斷泄之泄字。當是絕字。始與下文相屬。必是傳寫之誤。當改之。○御一作抑。

趙以德曰。內經云。味過於酸。肝氣以津。味過於鹹。大骨氣勞。短肌以津。蓋謂津液不仁而內溢。短肌謂走血而肌縮。大骨氣勞。謂鹹入骨走血。髓無養也。由是知此之謂泄。即溢也。津液不溢。蓄而成溼。筋得溼則弛長而緩。故名為泄。鹹多傷骨。因致痿而為枯。髓無血也。血走絕而不流。謂之斷。溼勝謂之泄。血不流則營不通。營與衛相將。營不通則衛不獨行也。三焦形體皆藉血以養。血亡則三焦無所依。四屬者。皮肉脂髓也。無血以滋。則身體羸瘦。獨有所蓄之溼。下流傷腎。腎主下焦。故

脚腫大溼勝則多汗。脾土主溼色黃。故黃汗出。腎虛而陽不下降則脛冷。假令陰虛溼鬱變熱則溼不泄而流於筋骨關節。便為歷節也。

○徐忠可曰。此論飲食傷陰。致營衛俱痺。足腫脛冷。有類歷節。但當以發熱別之也。謂飲食既傷陰。然味各歸其所喜攻。酸為肝之味。過酸則傷筋。筋所以束骨而利機關。傷則緩漫不收。肝氣不斂。故名曰泄。鹹為腎之味。過鹹則傷腎。腎所以華髮而充骨。傷則髓竭精虛。腎氣痿憊。故名曰枯。肝腎者人之本也。腎不榮而肝不斂。根銷源斷。故曰斷泄。飲食傷陰。營先受之。乃營氣不通。營衛本相依。營傷衛不獨治。因循既久。營衛俱微。三焦所以統領內氣而充貫四肢者也。失營衛之養而無所恃以為御。御者攝也。四屬之氣不相統攝而斷絕。四屬者四肢也。元氣既憊。身體羸瘦。足尤在下。湯氣不及。腫大脛冷。營中氣鬱。則熱而黃汗。然此皆陰分病。非歷節。歷節挾外之溼邪而重且痛也。唯外邪必發熱。故曰假令發熱。是表分亦有邪從肌肉而歷關節。便為歷節。

○魏念庭曰。歷節風病。固為筋骨間之邪矣。然其病又有得之嗜味。病從口入於先。然後風從之也。飲食大欲過嗜。則傷五味。皆然而就筋骨言之。則味酸傷筋也。酸能收陰而斂血。血常斂則筋骨弛而無力。故緩名之曰泄。泄者血亡也。鹹能更堅而下氣。氣常下則骨常弱而不強。故痿名之曰枯。枯者精敗也。血亡則陰虛而熱。

生精敗則陽虛而風入。風與熱相燭，即枯與泄相搏也。名曰斷泄。陽敗風入，則氣斷。陰亡熱生，則正血泄。就其陰陽氣血疎縱柔弱處形容病情也。血既亡則營氣必不通。營不通則衛必不獨行。營氣滯滯於脈內，衛氣疎散於脈外。則在表之氣兩微矣。三焦在內，更何所藉以為藩籬。此四屬營衛之氣斷絕，而股肘手足暨若身外之物。此為歷節風病言也。而中風病之理，亦不過營衛俱虛。三焦無所御，四屬斷絕而已。若或身體羸瘦，獨足腫大，兼汗出脛冷，再兼發熱，仲景謂其便為歷節。則專就筋骨言筋骨之風邪也。其所由來，亦與中風病殊途而同歸者也。蓋中風之為病，肌膚不仁，半身不遂，歷節之為病，肢節疼痛，不能屈伸，其狀亦大同而小異。故仲景編次於中風之後。見證雖分，而可以意為會通耳。按魏註反復割家之說可廢矣。

成說板註脚諸家之說可廢矣。

○尤在溼曰：此內傷肝腎，而由於滋味不節者也。枯泄相搏，即筋骨並傷之謂。曰斷泄者，言其生氣不續，而精神時越也。營不通，因而衛不行者，病在陰而及於陽也。不通不行，非壅而竇，蓋即營衛涸流之意。四屬四肢也。營衛者，水穀之氣。三焦受氣於水穀，而四肢稟氣於三焦。故營衛微則三焦無氣，而四屬失養也。由是精微不化於上，而身體羸瘦；陰濁獨注於下，而足腫脛冷。黃汗出，此病類似歷節。黃汗實非水溼為病，所謂肝腎雖虛，未必便成歷節者是也。而虛病不能發熱，歷節

則未有不熟者。故曰假令發熱便為歷節。

唐容川曰：枯泄、斷泄之名，不能詳考。然其大意傷骨傷筋，總見肝血腎氣兩受傷也。血為營，主於肝，血傷則營氣不通，血脈凝滯，氣為衛，生於腎，氣傷則衛氣不達。內經云：營行脈中，衛行脈外。營行五十度而復於肺，衛氣晝行於陽，夜行於陰，平旦行盡而大會營氣於肺，衛會而營乃和，營通而衛不滯。若營氣不通，則衛不獨行，營衛往來之道路，則在三焦膜腠之中。三焦內為油網，外為白膜，包肉連筋，外達皮毛，連屬四肢，皆三焦所統御也。若營衛俱微，三焦不能統御內外，其四肢焦膜連屬於筋者，皆斷絕而無營衛以達之，則手肘銷削，其外之膜油不充，則身體羸瘦，下焦衛氣不振，水獨走足而腫大，脛亦獨冷，而營血鬱於膜腠之中，則發黃汗。蓋營血過其衛氣相蒸，則為黃，若發熱而不脛冷，則是下焦衛陽出與營爭，遂發為歷節痛，方宜桂附以振衛陽，薑防麻黃以達衛陽，使衛陽出於營中，則營氣通矣。用知母以清血中鬱熱，芍藥以行血中之滯，使營血清暢，則衛氣行矣。甘草、白朮以助營衛，營衛通行，三焦暢旺，則有以充用於身，而諸證愈矣。

病歷節不可屈伸，疼痛，烏頭湯主之。

唐容川曰：仲景一部書，每於正證多不出方，蓋當時醫學尚明，正病正法，人人易知，惟變證變法，人多不知。故仲景之文，每詳於變而畧於正，亦是春秋正例，公羊

多畧之而春秋變例特加詳焉。同一意也。此烏頭湯即純治寒溼歷節之變證。歷節多是風溼挾熱。此則純是寒。曰不可屈伸。則歷節而兼拘急證亦畧異。乃歷節之變證也。故以烏頭湯主之。

烏頭湯方

烏頭五枚。以蜜二升煎取一升。即出烏頭氣味辛溫。多者仲曰烏頭不可連滓吃。搗半夏不當散服。

麻黃兩三

芍藥兩三

黃耆兩三

甘草兩三

右五味㕮咀四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內蜜煎中更煎之。服七合。不知盡服之。趙以德曰。麻黃開元府。通腠理散寒邪。解氣痺。芍藥以理血痺。甘草通經脈而和藥。黃耆益衛氣。氣壯則邪退。烏頭善走入肝筋。逐風寒。蜜煎以緩其性。使之留連筋骨以利其屈伸。且蜜之潤。又可益血養筋。并制烏頭燥熱之毒也。

徐忠可曰。歷節病不可屈伸。即行痺之屬也。故以甘芍和陰。麻黃黃耆通肌肉之陽氣。而藉烏頭之迅發以行其痺着。

尤在涇曰。此治寒溼歷節之正法也。寒溼之邪。非麻黃烏頭不能去。而病在筋節。又非如皮毛之邪可一汗而散者。故以黃耆之補。芍藥之收。甘草之緩。牽制二物。俾得深入而去留邪。如衛瓊監鍊鄧入蜀。使其成功而不及於亂。乃制方之要妙也。



黃坤載曰寒溼傷其筋骨則疼痛不可屈伸甘草為樂培土而滋肝麻黃黃耆通經而泄溼為頭開痺而逐寒也

金匱要畧五十家註卷七終



金匱要略五十九家註

卷之

十一



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藏

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藏

金匱要畧五十家註卷八

海門吳隱亭考槃編纂

血痺虛勞病脈證治第八

問曰血痺病從何得之師曰夫尊榮人骨弱肌膚盛重因疲勞汗出卧不時搖動如被微風遂得之但以脈自微濇在寸口關上小緊宜鍼引陽氣令脈和緊去則愈

自微濇在寸口是微尺中三字○唐容川曰脈

徐忠可曰此將血痺並虛勞論治見此證原由質虛勞倦不得與他痺證同法也

謂尊榮人素習安閒腎力不出故骨弱膏梁故肌膚盛又疲勞汗出則氣竭表虛

因而卧則神氣不斂或不時動搖而微風乘之此時本氣素弱疲勞耗氣汗則陽

氣虛卧則陽氣伏於是外之陽氣不能閉固榮氣而轉側動搖風雖微如入空谷

乃風與血搏而得痺脈者營氣之所注也得風則本氣之緩者轉而為微本氣之

滑者變而為濇然風溼雖搏於中上二焦而邪之前鋒已及下焦故尺中小緊但

邪雖及下而病原總由陽虛外不能固內不能充故曰宜鍼引陽氣陽氣至而脈

和和則上下貫徹邪不能久留而緊去故愈

周禹載曰陽所以統夫陰者也統陰則血必隨氣行矣乃經言血痺而不言氣何

哉不知血之痺由於氣之傷也經曰入於脈則血凝而不流夫所以不流者氣為



邪阻也。然邪之足以傷者，必因於作勞。則衛氣不能固外，而後邪得以入之。故仲景發其不流之故，以明得病之由。言天下惟尊榮人為形樂，志苦形樂，故肌膚盛也。衛不固，斯汗出。汗出，斯陽氣虛。雖微風，且得以襲之。則血為之痺。故一見脈微，則知其陽之不足。一見脈濇，則知其陰之多阻。此血痺之本脈也。而其邪入之處，則自形其小緊小為正氣拘抑之象。緊為寒邪入中之徵。然仲景明言微風何以反得寒脈耶？蓋邪隨血脈上下，阻滯汁沫，未有不痛者。故痛為脈緊也。鍼以泄之，引陽外出，則邪去而正自伸也。

8唐容川曰

調以志苦解骨弱既非尊榮人之定情亦非致骨弱之定理吾特解之

曰夫尊榮人居安處逸，腎陽不振，則骨弱。飲食甘美，脾陰有餘，則肌膚盛重。因疲勞，腎陽外泄，肌膚不固，而汗易出。卧時或輒轉帳幄，有所搖動，受微風，陽不能衛陰，不能固，遂得血痺。身體疼痛，麻木等證，診其脈必微濇。見於寸口，知其陽虛也。關屬中土，關上小緊，知其肌膚為寒所滯，致陰血凝濇之故。合論之，總是氣虛血滯。故以鍼引陽氣，令微濇之脈和，而小緊之脈去，則愈。富貴人確有此種病也。

魏念庭曰：尊榮人內虛者多。內虛於下，則骨弱。內虛於中，則肌膚盛重。骨弱肌重，必不奈勞煩。少勞則疲，而汗出。精神不振，倦怠思卧。卧又不能安貼，不時動搖，兼

以中虛多惡風寒卧時必加被惟其加被而熱更作又動搖而去被微風來其氣
倦體疲汗出身卧得而入其隙矣然微風也非大風也不為中風而為痺又因臥
必近地之溼氣同欲加被之寒合其邪以相襲透衛着營膠滯於營血中以微風
之陽邪不能勝寒溼二陰邪之力遂相率投於陰營寡必從衆也此內虛以卧而
得痺者則凡起居動靜俱可該也特以卧時氣收神斂營衛之行稍遲故邪更易
召致耳非謂痺定卧方得也然既知其為內虛矣雖風寒溼三邪為外感宜發散
驅逐奈其脈自微濇惟寸口及關上小緊是外感為輕而內傷實重也豈可遽為
發散驅逐使邪未必除而正已不支乎仲景言宜用鍼以引陽氣陽氣得暢達流
行而三邪自退表脫體豈能久而漸深內舍於藏府腸胞乎令脈和陽升而微濇
漸起也言緊去陽足而風寒溼之病脈不留也是痺病以扶陽助氣為治本之要
術也節

尤在涇曰陽氣者衛外而為固也乃因疲勞汗出而陽氣一傷卧不時動搖而陽
氣再傷於是風氣雖微得以直入血中而為痺經云邪入於陰則痺也脈微為陽
微濇為血滯緊則邪之微也血中之邪始以陽氣傷而得入終必得陽氣通而後
出而痺之為病血既以風入而痺於外陽亦以血痺而止於中故必鍼以引陽使
出陽出而邪去邪去而脈緊乃和血痺乃通以是知血分受痺不當獨治其血矣

金鑑曰尊榮人謂膏粱之人。素食甘肥故骨弱。肌膚盛重。是以不任疲勞。疲勞則汗出。汗出則腠理開。亦不勝久卧。卧則不時動搖。即加被微風。亦遂得以平之。此言膏粱之人。外盛內虛。雖微風小邪易為病也。然何以知病血痺也。但以身體不仁。脈自微瀉。則知邪凝於血故也。寸口關上小緊。亦風寒微邪應得之脈也。針能導引經絡。取諸痺。故宜針引氣血。以瀉其邪。令脈不瀉而和。緊去邪散。血痺自通也。

黃坤載曰。血痺者。血閉痺而不行也。此以尊榮之人。骨弱肉豐。氣燥血盛。重感疲勞。汗出。氣蒸。血沸之時。安卧不時搖動。血方動而身已靜。靜則血凝。加被微風吹襲。閉其皮毛內鬱。不得外達。因此痺着而不流通。血痺不行。則脈自微瀉。風寒外閉。則寸口關上小緊。緊者寒閉之脈。清邪居上。故氣形於寸口關上。此宜鍼引湯氣。令湯氣通達。則痺開而風散。緊去而脈和。脈和自然愈矣。

血痺陰陽俱微。寸口關上微。尺中小緊。外證身體不仁。如風痺狀。黃耆桂枝五物湯主之。

徐忠可曰。陰陽寸口人迎也。總是大槩皆微瀉。此獨去瀉字。以微脈為玉耳。尺中小緊。謂細尋之。有小緊者。此病邪直入之形也。然此由全體風溼血相搏。痺其湯氣使之不仁。故以桂枝壯氣行湯。芍藥和陰。薑棗以和上焦營衛。協力驅風。則病

原拔而所入微邪亦為強努之末矣。此即桂枝湯去草加耆也。立法之意重在微邪。故嫌甘草之緩。小加黃耆之強有力耳。

周禹載曰：此條是申上條既痺之後未能鍼引以愈。遂令寸口微者。今則陰陽俱微。且寸關俱微矣。且尺中小緊矣。夫小緊既見於尺。則邪之入也愈深而愈不得出。何也。正虛之處便是容邪之處也。脈經內外謂之陰陽。上下亦謂之陰陽。今尺既小緊。則微屬內外也明矣。若言證以不仁。概之蓋身為我身。則體為我體。而或為疼痛。或為麻木。每與我相阻。其為不仁甚矣。故以風痺象之。非真風痺也。於是黃耆固衛芍藥養陰。桂枝調和營衛。托實表裏。驅邪外出。佐以生薑宣胃。大棗益脾為至當不易之治也。

魏念庭曰：陰陽俱微。陰榮之診也。陽衛之診也。榮衛之氣弱。則脈必陰陽俱微。胃陽之素虛可知也。然此微在寸口關上。則上氣不足。更可知也。獨尺中小緊。非腎病也。亦不過胃陽之根復微。故風寒溼三邪得以乘於營衛也。營衛之氣根於胃陽。胃陽根於腎陽。尺中小緊。腎陽亦非充裕矣。所以邪中於營衛。其外證在身體或皮膚不仁。如中風之痺狀。中於營則為血痺。中於皮膚則為風痺。風痺兼寒溼者少。血痺兼寒溼者多。總不出胃陽虛而營衛弱之理也。治以黃耆為主。固表補中。佐以大棗以桂枝治衛升陽。佐以生薑以芍藥入營理血。共成厥美。五物而營

衛兼理且表衛裏營胃腸亦兼理矣推之中風於皮膚肌肉者亦兼理矣不必發
求他法也。

尤在涇曰陰陽俱微該人迎跌陽太谿為言寸口關上微尺中小緊即陽不足而
陰為痺之象不仁者肌體頑痺痛癢不覺如風痺狀而實非風也黃耆桂枝五物
和營之滯助衛之行亦鍼引湯氣之意以脈陰陽俱微故不可鍼而可藥經所謂
陰陽形氣俱不足者勿刺以鍼而調以甘藥也。

黃耆桂枝五物湯方

黃耆兩三

桂枝兩三

生薑兩六

芍藥兩三

大棗十二

右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溫服七合日三服。

考槃按

氣者血之帥也血之痺由於氣之傷也黃耆生薑補氣而利氣桂枝芍藥
短風補血以行痺方即桂枝湯去草加耆而易名黃耆桂枝五物湯且冠
是以黃耆為君桂枝為臣薑芍大棗為佐使也

夫男子平人脈大為勞極虛亦為勞

周禹載曰虛勞為不足之病則必為不足之脈也經云煩勞則張精絕正以勞則
陽氣外張舉之有餘也然其餘也既非內蘊之充又豈外邪之助以是大為勞也
又云脈氣上虛尺虛是謂重虛故極虛者亦云勞然則大者固為勞力飢飽而極
虛者則不免於房勞矣。



李文曰平人者形如無病之人經云脈病人不病者是也勞則體疲於外氣耗於中脈大非氣盛也重按必空濡乃外有餘而內不足之象脈極虛則精氣耗矣蓋大者勞脈之暴外者也極虛者勞脈之內衰者也

○魏念庭曰虛勞者因勞而虛因虛而病也內經道評虛實論篇云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

虛又云氣虛者肺虛也推之五臟神虛則心虛血虛則肝虛肉虛則脾虛志虛則

腎虛莫不為然矣而所以致虛之由亦可因此而進詳之矣多動其氣而無靜以

養之則氣虛而肺虛矣多動其血而無靜以養之則血虛而肝虛矣多動其肉而

無靜以養之則肉虛而脾虛矣多動其神而無靜以養之則神虛而心虛矣多動

其志而無靜以養之則志虛而腎虛矣此五虛之所以原於勞而五勞之所以致

虛也乎然既以勞而虛則勞必有一定之外因而虛亦必有一定之內因內經疏論

法時論篇云肝病者兩脇下痛引少腹令人善怒虛則目眊眊無所見耳無所聞善恐

如人將補之心病者胸中痛脇支滿脇下痛膺背肩胛間痛兩臂內痛虛則胸腹

大脇下與腰相引而痛脾病者肌肉痿身重足不收虛則腹滿腸鳴殫泄食不化

肺病者喘咳逆氣肩背痛汗出尻陰股膝腠臑足皆痛虛則少氣不能報息耳

聾嗌乾腎病者腹大脛腫喘欬身重寢汗出憎風虛則胸中痛大腹小腹痛清厥

意不樂此五虛者所以為精奪之內因而五病者所以為邪盛之外因乎仲景根

原內經為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虛者言虛勞也曰夫男子平人脈大為勞極虛亦為勞脈大者邪氣盛也極虛者精氣奪也蓋始因精氣奪而虛邪氣遂盛而實也以二句揭虛勞之總而未嘗言其大在何脈虛則何經是在主治者隨五勞之故而諦審之也

金鑑曰男子平人應得四時五藏平脈今六脈大而極虛非平人之脈也夫大而無力勞役脾氣傷也極虛者內損腎陰精也此皆欲作虛勞之候故有如是之論也

黃坤載曰脈大者表陽離根而外浮所謂大則為芤也極虛者裏陽虧乏而內空虛所謂芤則為虛也或大或芤皆以勞傷元氣之故也

○陳脩園曰此以大虛二脈提出虛勞之大綱意者色慾過度腎精損則真水不能配火故脈大飢飽勞役過度脾氣損則穀氣不能內充故脈虛二脈俱曰為者言其勢之將成也難經云損其脾者調其飲食適其寒溫損其腎者益其精未雨綢繆其在斯乎

考梁按此節首舉男子平人奇其側重房勞已見古外陳註精損脈大魏註精奪則虛精當可從

男子面色薄者王湯及亡血卒喘悸脈浮者裏虛也

徐忠可曰面色薄是陽精所降也陽精所降則虛燥隨之故渴甚則陰虛火動而



亡血加以元氣不繼而喘心氣不足而悸脈反不沉而浮內經曰浮者血虛故曰裏虛也

周禹載曰此仲景出望之法以教人也經曰心者生之本神之靈其華在面而其充在血脈故手少陰為君王之宮神明出焉然使憂愁思慮則足以傷之夫神傷則體弱體弱則所生者不足自未能榮於色矣蓋心所以生血而色者神之所也陰血既少則津液自枯故主渴也渴必引水以自救而渴不節則飲多而停於心下阻其呼吸之隧而為喘失其君火之司而為悸所不免也若此者脈必浮豈非所生之血不足鼓其脈於外乎心所以生脈者也於是知其心氣之虛於裏者也
李文曰此節以亡血為主內經云精明五色者氣之華也又云心之華在面其充在血脈勞則氣耗火動逼血妄行必致亡血蓋血主濡之血亡則精彩奪而面色薄津液去而煩且渴矣又勞者氣血俱耗肺主氣氣虛則喘心主血血虛則悸卒者猝然見此病也脈浮為裏虛以勞則真陰失守孤陽無根氣散於外而精奪於

內也按李註以亡血為主析理明顯非周註可及

魏念庭曰薄不澤也此五藏之精奪而面色失其光潤也然光必在面皮內蘊潤必在面皮內敷方為至厚若大見呈耀則亦非正厚色矣今言薄則就無光潤者言也其人必患消渴及諸失亡其血之候因而喘於胸而悸於心卒者忽見忽已



之謂。此俱為邪盛之實。精奪之虛也。診之脈必浮大者。邪盛也。大而浮。邪盛。兼精奪也。故總歸之於裏虛而已。

考槃按此節仲景不出方治。註家亦未及下文小建中湯可以借用。

男子脈虛沉弦。無寒熱。短氣裏急。小便不利。面色白。時目瞑兼衄。少腹滿。此為勞使之然。

徐忠可曰。脈虛沉弦似非陰虛者矣。然無寒熱則非風寒之驟感矣。短氣裏急。仍是元氣內虛也。小便不利。腎不能主出也。面色白。血不能榮也。時目瞑。陰火鬱耐動也。兼衄。陰火迫清道之血也。少腹滿。腎不治也。非下元勞極。何以使然。

周禹載曰。此為勞傷元氣。仲景即不言治法。自當調以甘藥。培中土以益元陽。不待言矣。若舍黃耆建中。又何以為法耶。

○唐容川曰。脈虛沉弦在裏。陽鬱於內也。故其外無寒熱。面色白。雖似虛寒。而其裏急。小便不利。目瞑兼衄。少腹滿。俱見內熱壅發之證。是陰虛非陽虛也。周註多誤。

○魏念庭曰。弦脈見於沉分。應身發寒熱。今無寒熱。則此弦乃血虛於肝之象。血虛於肝。則熱生於裏。短氣者。壯火食之而損也。小便不利。津液消也。面色白。營氣竭也。時目瞑。肝虛風動也。兼衄。血虛火動也。裏急。少腹滿。腎肝之火上盛。則下陽必虛。陰凝於下焦也。凡此脈證。皆勞而虛。虛而病之徵也。所以明之曰。此為勞使之



然

按此註
辨理
合經旨

金鑑曰此復申極虛為勞以詳其證之義也脈虛沉弦陰陽俱不足也無寒熱陰陽雖不足而不相乘也短氣面白時暝兼衄乃上焦虛而血不榮也裏急小便不利少腹滿乃下焦虛而氣不行也凡此脈證皆因勞而病也故曰此為勞使之然

黃坤載曰脈虛者空虛而不實沉者陽陷而不升弦者水寒而木枯無寒熱者無表證也短氣者氣不歸根也裏急者木鬱不達小便不利者土溼木陷不能行水面色白者血不華也時目暝者陽不歸根升浮而眩暈衄者肺金之不斂少腹滿者肝木之不升此皆勞傷中氣不能升降陰陽故使之然也

勞之為病其脈浮大手足煩春夏劇秋冬瘥陰寒精自出瘥劑不能行

瘥楚辭切瘥音酸○吳謙

曰陰寒之寒字當是虛字應比之

徐忠可曰脈大既為勞矣更加浮其證則手足煩蓋陰既不足而虛陽復熾也於是春夏助其陽則劇秋冬助其陰則瘥陰既虛無元陽以固之而精自出腎主下焦久則瘥劑不能行矣

李文曰脈浮大者裏虛而氣暴於外也四肢者諸陽之本勞則陽耗陰虛而生內熱故手足煩凡勞傷多屬陰虛當春夏木火炎盛之際氣浮於外則裏愈虛故劇



秋令金水相生之候氣斂於內則外不擾故痿也腎藏精精自出者腎水不藏也
腎主骨故痿削而不能行也

○金鑑曰此言浮大為勞以詳其證也手足煩即今之虛勞五心煩熱陰虛不能寐

陽也陰虛精自出即今之虛勞遺精陰虛不能固守也痿削不能行即今之虛勞

膝痠削瘦骨痿不能起牀也夫春夏陽也陰虛不勝其陽故劇秋冬陰也陰虛得

位自起故痿陳疇曰陰虛陽必蕩故陰寒精自出精枯骨漸痿故痿削不能行

黃坤載曰脈浮大手足煩者陽氣內虛而外盛也春夏陽氣浮升內愈寒而外愈

熱故劇秋冬陽氣降沉外熱輕而內寒減故痿緣中氣虛敗不能交濟水火火炎

上熱水漸下寒腎者蟄閉封藏之官也水冷不能蟄藏陽氣則陰寒精自出水寒

不能生發肝木則痿削不能行也

唐容川曰脈浮大為在表陽浮於外也陽外浮則陰孤於內故陰寒精自出其外

雖見手足煩而其內陽虛也舊註多解為陰虛於脈證不合

考案按此節原文甚註有解為陰虛者有解為陽虛者究是陽虛則是而陰虛誤也蓋脈浮大虛陽外露之脈也手足煩虛陽外擾之證也惟其陽虛故奪

夏天之陽盛虛陽得助欲與陰爭則劇秋冬天之陰盛則陽不能與爭而反似痿惟其陽虛故陰寒極陽弱不攝而精自出下焦虛冷而痿削不能行矣蓋陰寒

陽微虛陽不攝而精自出者有之未有陽盛陰虛而精自出者矣下文桂枝加龍骨牡蠣湯可以互證

男子脈浮弱而瀉為無子精氣清冷



徐忠可曰。男子脈浮弱。主虛陽用事。濇則水虧。可必其無子。為精氣清冷。有浮生之陽。無生陰之陽也。

魏念庭曰。人生以先天元陽為立身之本。必培養深厚。溫溫少火。不燥不熾。分足延壽命而生子息。今診其人脈浮弱。則胃陽已虛矣。兼見濇則腎陽復微。內經所謂滑則生。濇則死也。自全不保。豈能有子。所以斷之為無子。而又原精氣清冷之故。正為虛勞之男子。示深戒也。然精氣何以致清冷乎。未有不自失精始者。不知珍之如珠玉。而乃用之如泥沙。少艾滿前。慾動情盛。初乃可節而不節。繼則欲節而不能。後竟不得不節。而無可節矣。以考命亦因之。以傾矣。

尤在涇曰。脈浮弱而濇。則精氣交虧。而清冷不溫。此得之天稟薄弱。故當無子。黃坤載曰。脈浮者。陽虛而不飲也。弱者。氣衰而不振也。濇者。血寒而不流也。此其肝腎陽虧。精氣清冷。不能生子也。冬水蟄藏。地下溫暖。春時木氣發泄。則陽升而物生。人之所以生子者。肝腎之陽旺也。若水寒木枯。生意不旺。不能生子也。

夫失精家。少腹弦急。陰頭寒。目眩。髮落。脈極虛。乳遲。為清穀。亡血失精。脈得諸乳動。微緊。男子失精。女子夢交。桂枝加龍骨牡蠣湯主之。

程雲來曰。腎主閉藏。肝主疎泄。失精則過於疎泄。故少腹弦急也。陰頭為宗筋之所聚。真陽日虧。故陰頭寒也。目眩則精衰。髮落則血竭。是以脈虛乳遲也。虛主失

精。孔王亡血。進王下利清穀也。誤謙脈得諸孔動微緊者。謂槩虛勞之諸脈。而為言也。非謂孔動微緊。僅主男子失精。女子夢交之候也。桂枝龍骨牡蠣湯。調陰陽。和營衛。兼固澀精液也。

徐忠可曰。慣於失精者。則腎虛。少腹為腎之府。虛則亡陰而弦急。陰頭為肝腎之標。虛則無湯而寒。目為肝木資於腎水。肝腎同源。虛則失養而眩。髮為腎之葉。虛則榮脫而落。是使脈得極虛孔遲。則挾虛挾寒。不能固氣而清穀。不能固血而血亡。不能固精而精失。然失精之家。脈復不一。苟得諸孔動微緊。是男子以虛陰而挾火則失精。女子以虛陰而挾火則夢交。主以桂枝加龍骨牡蠣湯者。蓋陰虛之人。大槩當助腎。故以桂枝芍藥通陽固陰。甘草薑棗和中上焦之營衛。使陽能生陰。而以安腎甯心之龍骨牡蠣為補陰之主。後世喜用膠麥而畏薑桂。宜知陰凝之氣。非陽不能化耶。

○周禹載曰。經曰。腎主水。受五臟六腑之精而藏之。又曰。厥氣客於陰器。則夢接內。蓋陰器宗筋之所繫也。而脾胃肝膽之筋亦皆聚焉。故厥陰主筋。則諸筋統於肝也。腎為陰。主藏精。肝為陽。主疎泄。故腎之陰虛。則精不藏。肝之陽強。則氣不固。若遇陰邪客之。與所強之陽相感。則或夢或不夢而精脫矣。是腎虛則無有不虛者矣。膀胱與腎為表裏。故少腹弦急。為陰結而氣不化者可知。水不生木。則血不養。

筋效宗筋憊而陰頭寒以致虛風生則目眩血不會則髮脫種種虛狀悉本諸此而其脈為虛為孔為暈可知而知也夫陽虛則水穀不化陰虛則亡血失精故必為陰虛復陰陽相搏而為動微則陽微又微緊相搏而為邪皆脈經所云至虛者也然則男子失精女子夢交何能已哉此病之原皆起於腎之不固遂令三焦皆底於極虛矣斯於法必以固精為主治也於是以桂枝和營衛芍藥收陰空薑散寒甘草大棗益脾補氣更用龍骨以瀉其陽牡蠣以瀉其陰庶腎肝既固營衛調和而諸證自愈爾

魏念庭曰失精家腎陽大泄陰寒凝閉少腹必急小腹中之筋必如弦之緊而不能和緩陰頭必寒下真寒如是上假熱可徵矣火浮則目眩血枯則髮落診其脈必極虛或浮大或弱瀉不待言矣更兼孔暈孔則中虛胃陽不治遲則裏寒腎陽無根或便清穀中焦無陽也或吐衄亡血上焦浮熱也或夢交失精下焦無陽也此虛勞之所以成而精失血亡陰陽俱盡雖軒岐不能奪造化之權也仲景於此又明為昭示曰諸脈但得孔則中虛已兆矣兼動而微緊動即短也微即弱也緊即瀉也孔為中取得中空之脈浮取得微沉取得瀉而且見短促則上中下三候俱虛虛勞不日可成矣為男子必失精為女子必夢交此俱平日精失血亡陽衰於下而陰耗於上所以於下則真寒於上則假熱也惟其上有假熱而心神不甯

慾念時起。惟其下有真寒。而腎闕不固。精氣易泄。男子女人皆一理也。當初見此。脈證之時。即與施治。或未必遽至陰陽離絕。馴至不救。桂枝加龍骨牡蠣湯。尤在涇曰。脈極虛。孔遲者。精失而虛。及其氣也。故少腹弦急。陰頭寒。而目眩。脈得諸孔動微緊者。陰陽並乖。而傷及其神與精也。故男子失精。女子夢交。沈氏所謂勞傷心氣。火浮不斂。則為心腎不交。陽泛於上。精孤於下。火不攝水。不交有泄。故病失精。或精虛。心相內浮。擾精而出。則成夢交者是也。徐氏曰。桂枝湯外證得之。能解肌去邪氣。內證得之。能補虛調陰陽。加龍骨牡蠣者。以失精夢交為精神隳病。非此不足以收斂其浮越也。

黃坤載曰。失精之家。風木鬱陷。則少復弦急。溫氣虛。則陰頭寒涼。相火升泄。則目眩髮落。緣水寒不能生木。木氣過陷。橫塞於少腹。故弦鞭而緊急。肝主筋。前陰者宗筋之會。腎肝之陽虛。故陰頭寒涼。水木下陷而不升。則金火上熱而不降。相火升騰。離根而虛飄。故目眩而髮落。其脈極虛。孔遲。此為清穀亡血失精之診。凡脈得諸孔動微緊。皆陰中無陽。男子則失精。女子則夢交。蓋乙木生於腎水。溫則升而寒則陷。腎主蟄藏。肝主疎泄。水寒木陷。鬱而生風。肝行其疎泄。腎失其蟄藏。故精滑而遺失也。桂枝芍藥。達木鬱而清風燥。薑甘大棗。和中氣而補脾精。龍骨牡蠣。斂神氣而瀉精血也。

桂枝加龍骨牡蠣湯方

徐靈胎曰桂枝加龍骨牡蠣湯即桂枝湯加龍骨牡蠣也乃不別名何湯而曰桂枝加龍骨牡蠣湯則知桂枝湯為古方而龍骨牡蠣則仲景所加者也

桂枝

兩三

芍藥

兩三

甘草

兩二

生薑

兩三

大棗

兩三

龍骨

兩三

牡蠣

兩三

右七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分溫三服

喻嘉言曰桂枝湯調其營衛羈滯脈道虛衰加龍骨牡蠣瀉止其清穀亡血失精一方而兩扼其要也

魏念庭曰失精亡血與桂枝湯驅風行衛後人見而掩口以笑矣不知仲景有深

意存焉桂枝扶陽也而即以升邪芍藥補陰也而即以收氣佐以生薑宣浮熱也

佐以甘棗益胃氣也佐以龍骨牡蠣收澀腎中空虛滑脫之氣也於是男子精固

而不失女子陰收而不泄杜其下泄精血之門方徐議資補陰陽之治不然遽施

資補而上有浮熱未必受也且失精夢交不止其源未挹而其流方暢資補又何

益乎故用此法以充塞其漏卮而後黃流在中可以為君子壽矣後人治有熱虛

勞多不知補陽即是滋陰之義往往恣用清涼百無一效苟能少明仲景之法何

至以人命為草菅乎

於近世蘇浙醫師多蹈此轍



男子平人脈虛弱細微者喜盜汗也。吳謙曰此節脈證不合必有脫簡

徐忠可曰男子平人無病可責而脈虛弱細微此陰分虛竭元陽弱也卧則衛氣

入陰而表復虛故喜盜汗

魏念庭曰男子平人為形若無病者言也其形雖不病而脈病則病必踵至矣脈

虛弱兼以細微雖未至於脈極大而極虛而虛勞已兆其漸矣其脈之虛而弱則

陽已損也細而微則陰已消也陽損必馴至於失精陰耗必馴至於亡血也驗其

外證必喜盜汗陽損斯表不固陰損而熱自發皆盜汗之由而即虛勞之由也。按

去虛為血虛弱為氣弱細王陰衰微王陽微魏註虛為陽損微王陰耗於脈義未確

尤在涇曰平人不病之人也脈虛弱細微則陰陽俱不足矣陽不足者不能固陰

不足者不能守其人必善盜汗也

人年五六十其病脈大者痺俠背行若腸鳴馬刀俠瘦者皆為勞得之。吳謙曰若腸

下不處必是錯簡當別之俠瘦之字當是瘰字且先勞後瘰先瘰後勞者有之從未見勞瘰先後病也當改之

周禹載曰人生五十始衰六十天癸竭則已精少腎衰矣使復有動作遂令陽虛

而邪得以容之痺太湯經道蓋太陽行於背者也經謂陽氣者精則養神柔則養

筋開闔不得寒氣從之乃生大瘰故病痺俠背行也又云中氣不足腸為之苦鳴

至陷脈為瘰留連肉腠為馬刀俠瘦瘰者即瘰癧也以其形長如蛤為馬刀或在

筋開闔不得寒氣從之乃生大瘰故病痺俠背行也又云中氣不足腸為之苦鳴

至陷脈為瘰留連肉腠為馬刀俠瘦瘰者即瘰癧也以其形長如蛤為馬刀或在



耳前後連及頤頷頭下或下連缺盆以及胸脇皆謂之馬乃此手足少陽經王之也總以動作忿怒憂愁氣鬱過甚而成故曰皆為勞得之

魏念庭曰人病而脈大非老年所宜也必其人素有痺邪風中於督脈故痺挾背行邪風中於任脈故腸鳴其督脈之支者出脊兩傍故馬刀俠瘦是其人之脈大固為勞矣必少年經營辛苦損傷陰陽營衛枯泄風寒兼溼因而乘之乃因勞而得虛因虛而得痺雖與男子平人失精亡血之虛勞有異而為虛為勞則本同而末異者也然男子平人失精亡血之虛勞年少而體方柔脆故易至夭折年五十十人感邪成痺之虛勞年老而體已堅硬故可以終其天年是虛勞而成痺終是經絡病虛勞而成失精亡血則為藏府病矣經絡病可以引年藏府病難於延歲也此仲景引虛勞之類以明虛勞也

尤在涇曰人年五六十精氣衰矣而病脈反大者是其人當有風氣也痺俠背脊行者由陽氣不足而邪氣從之也若腸鳴馬刀俠瘦者陽氣以勞而外張火熱以勞而上逆湯外張則寒動於中而為腸鳴火上逆則與痰相搏而為馬刀俠瘦也

唐容川曰脈大者陰虛而陽浮也陰虛不能養經脈則痺俠背脊馬刀俠瘦是肝血不養筋之病腸鳴亦有熱證脾陰不化腸枯瀉而氣不暢此證亦多尤氏錯認

注不的確
金鑑曰平人年二三十常得大脈者則多勞病若人年已五六十其脈亦大不即

病勞者以氣血雖虛而火自微也。火微故不病勞也。雖不病勞然氣血營衛虛薄不行故為馬刀使瘰也。此發明脈大雖同為病不同之義也。

脈沉小遲名脫氣。其人疾行則喘喝。手足逆寒。腹滿甚則溇泄。食不消化也。

○徐忠可曰：脈沉小遲其為陽衰無疑。沉小遲三脈相併是陽氣全虧。故若脫氣氣脫則軀乃空殼。疾行則氣竭而喘喝。四肢無陽而寒。腹中無陽而滿。甚則胃虛極而溇泄。脾虛極而食不化也。

○李文曰：此脾肺腎三經俱病也。肺主氣氣為陽。沉小遲皆陽氣虛衰之脈。故為脫氣。疾行則喘喝。以肺主出氣而腎主納氣為生氣之原。呼吸之門。若真元耗損則氣虛不能續息。肺無所出。腎無所納。故喘喝。此肺腎病也。又脾主四肢。四肢者諸陽之本。逆寒者陽虛不溫四末也。腹滿者脾寒入腹。氣虛中滿也。溇泄食不化者此脾虛不能運磨水穀。故見驚溇飧泄之證也。

尤在涇曰：脈沉小遲皆陰象也。三者並見陰盛而陽迺亡矣。故名脫氣。其人疾行則喘喝者氣脫而不固也。由是外無氣而手足逆冷。胃無氣而腹滿。脾無氣而溇泄。食不化皆陽微氣脫之證也。

黃坤載曰：脈沉小而遲是名脫氣。脫氣者陰中之陽陷而不升也。其人疾行則喘喝而仰息。喘喝者陽中之陰逆而不降也。氣不歸根故動則發喘。其手足逆冷以

半產而不能育無孕則血下無時不日為血乾經閉矣男子則不能統血而亡血不能固精而失精此虛勞之自上損下而先傷陰分者也

虛勞裏急悸衄腹中痛夢失精四肢痠疼手足煩熱咽乾口燥小建中湯主之

言四肢又云手足疑有錯誤

徐忠可曰虛勞者元陽之氣不能內統精血則營枯而虛裏氣乃急為悸為衄為腹中痛夢失精元陽之氣不能外充四肢口咽則陽虛而燥為四肢痠疼為手足煩為咽乾口燥假令胸中之大氣一轉則燥熱之病氣自行故以桂芍甘薑大棗和其營衛而加飴糖一味以建中氣此後世補中益氣湯之祖也雖無升柴而升清降濁之理具於此方矣

魏念庭曰虛勞裏急者陽衰津亡內生燥煩也悸者氣脫而腫胞空虛也衄者肝木無畏而挾血妄行也腹中痛者裏虛邪乘而邪熱錯雜也夢失精者陽虛夢鬼交而腎弱無收攝也其外證必四肢煩疼咽乾口燥內真寒而外假熱下陽虛而上陰亡也主之以小建中湯以桂枝生薑扶陽甘棗膠飴益胃芍藥收陰無非從中為治若平易無奇而實王道之至者也

尤在涇曰此和陰陽調營衛之法也夫人生之道曰陰曰陽陰陽和平百病不生若陽病不能與陰和則陰以其寒獨行為裏急為腹中痛而實非陰之盛也陰病

不能與陽和。則陽以其熱獨行。為手足煩熱。為咽乾口燥。而實非陽之熾也。昧者以寒攻熱。以熱攻寒。寒熱內賊。其病益甚。惟以甘酸辛藥和合成劑。調之使和。則陽就於陰。而寒以溫。陰就於陽。而熱以和。醫之所以貴識其大要也。豈徒云寒可治熱。熱可治寒而已哉。或問和陰陽。調營衛是矣。而必以建中者何也。曰。中暑脾胃也。營衛生成於水穀。而水穀轉輸於脾胃。故中氣立則營衛流行。而不疾其和。又中者四運之軸。而陰陽之機也。故中氣立則陰陽相循。如環無端。而不極於偏。是方甘與辛合而生陽。酸得甘助而生陰。陰陽相生。中氣自立。是故求陰陽之和者。必於中氣求中氣之立者。必以建中也。

小建中湯方

膠飴

一升氣味甘溫

芍藥

六兩

桂枝

三兩

生薑

三兩

甘草

二兩

大棗

枚十二

右六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內膠飴。更上微火消解。溫服一升。日三服。

喻嘉言曰。虛勞病而至於亡血失精。消耗津液。枯槁四出。難為力矣。內經於鍼藥所莫制者。調以甘藥。金匱遵之。而用小建中湯。建其中氣。俾飲食增而津液旺。以至充血生精。而復其真陰之不足。但用稼穡作甘之本味。而酸辛鹹苦在所不用。蓋捨此別無良法也。然用法者。貴立於無過之地。甯但嘔家不可用建中之甘。即

服甘藥微覺氣阻氣滯更當慮甘藥太過令人中滿早用橘皮以行之可也。不然甘藥又不可恃更將何所恃哉。

張路玉曰是方也以桂枝達表芍藥安中甘草和胃大棗通脾生薑散邪膠飴資津共襄建中之功也。

考槃按虛勞而至於恃弱失精幾於陰陽兩亡矣是方也本內經陰陽不足調以之劑使以甘藥益氣大補中土之精則欲入於胃脾氣散精太陰行氣於三陰陽明行氣於三陽而五臟百脈自裕矣豈但已病乎哉。

虛勞裏急諸不足黃耆建中湯主之

魏念庭曰虛勞裏急非裏急後重之謂也乃虛歎無主之謂也故名其方為建中。正所以扶持其中氣使漸生陰陽達於營衛布於肢骸而消化其獨亢也。

尤在涇曰裏急者裏虛脈急腹中當引痛也諸不足者陰陽諸脈並俱不足而眩悸喘喝失精亡血等證相因而至也急者緩之必以甘不足者補之必以溫而充虛塞空則黃耆尤有專長也。

黃坤載曰虛勞之病脾陽敗陷風木枯槁鬱迫不升是以裏急木中溫氣陽氣之根也生氣之陷原於陽根之虛膠飴甘棗補脾精而緩裏急薑桂芍藥達木鬱而

清風燥黃耆補肝膽之氣以培陽根也。

黃耆建中湯方



黃耆半一兩

膠飴一兩

芍藥六兩

桂枝三兩

甘草二兩

生薑三兩

大棗十二枚

右七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內膠飴更上微火消解溫服一升日三服

徐忠可曰小建中湯本取化脾中之氣而肌肉乃脾之所生也黃耆能走肌肉而實胃氣故加之以補不足則桂芍所以補一身之陰湯而黃耆飴糖又所以補脾中之陰湯也

金鑑曰桂枝龍骨牡蠣湯即桂枝湯加龍骨牡蠣小建中湯即桂枝湯加膠飴黃耆建中湯即桂枝湯加膠飴黃耆也故當因是而思仲景以一桂枝湯出入加減無往不利如此何後世一見桂枝即為傷寒發汗之劑是但知仲景用桂枝湯治傷寒而不知仲景用桂枝湯治虛勞也若知桂枝湯治虛勞之義則得仲景心法矣蓋桂枝湯甘辛而溫之品也若啜粥溫覆取汗則發散營衛以逐外邪即經曰辛甘發散為湯是以辛為主也加龍骨牡蠣膠飴黃耆則補固中外以治虛勞即經曰勞者溫之甘藥調之是以溫以甘為主也由此推之諸藥之性味功能加減出入其妙無窮也

陳靈石曰虛勞裏急諸不足者五臟陰精陽氣俱不足也經云陰陽俱不足補陰則陽脫瀉陽則陰竭如是者當調以甘藥又云鍼藥所莫及調以甘藥故用小建

中湯君以飴糖甘草本稼穡作甘之味以建中氣即內經所謂精不足者補之以味是也。又有桂枝薑棗之辛甘以宣上焦陽氣即內經所謂辛甘發散為陽是也。夫氣血生於中焦中土虛則木邪肆故用芍藥之苦泄於土中瀉木使土木無怵而精氣以漸而復虛勞諸不足者可以應手而得耳。加黃耆者以補其虛塞空實腠道絡尤專長也。

虛勞腰痛少腹拘急小便不利者八味腎氣丸主之。

程雲來曰腰者腎之外候腎虛則腰痛腎與膀胱為表裏不得三焦之陽氣以濡濟則小便不利而少腹拘急矣。與是方以益腎間之氣氣強則便溺行而少腹拘急亦愈矣。

周禹載曰腰者腎之府腰痛為腎氣之虛寒可知矣。惟虛寒故少腹拘急而膀胱之氣亦不化也。苟非益火以助真陽以消陰翳恐無以生土而水得泛溢不至水凌君火不止矣。主以八味固補益先天之至要者也。

尤在涇曰虛勞之人損動少陰腎氣是以腰痛少腹拘急小便不利以八味腎氣丸補陰之虛可以生氣助陽之弱可以化水乃補下治下之良劑也。

黃坤載曰腰者水位也水寒不能生木則木陷於水而腰痛作木鬱風生不能上達則橫塞少腹枯槁而拘急。乙木鬱陷緣於土溼木過於溼土之中疏泄之令不



暢故小便不利附子煖癸水而益腎氣地黃溼乙木而補肝血丹皮行血而開瘀
濕菜薯斂精而止失亡苓澤泄水而滲溼桂枝疎木而達鬱也。

陳靈石曰腰為腎之外腑腎司開闔主骨髓為作強之官與膀胱相表裏若少陰
精氣虛不能主骨則腰痛少陰陽氣虛不能通曉則少腹拘急小便不利腎氣丸
補益真陰蒸動水氣使陰平陽秘開闔之樞自如故能治虛勞之病。

八味腎氣丸方

乾地黃味甘寒 薯蕷味甘平

山茱萸味酸平

茯苓味甘平

澤瀉味甘平

丹皮味甘平

桂枝味甘平

附子味辛大熱

石八味末之煉蜜和丸梧子大酒下十五丸加至二十五丸日再服

張路玉曰是方也用附桂蒸發津氣於上地黃滋培陰血於下茱萸瀦肝腎之精

山藥補黃庭之氣丹皮散不歸經之血茯苓守五臟之氣澤瀉通膀胱之氣化洵
為資生之至寶固本之神丹也。

虛虛勞諸不足風氣百疾薯蕷丸主之

喻嘉言曰虛勞不足之病最易生風生氣倘風氣不除外證日見有餘中藏日見
虛耗故用此方除去其風氣兼培補其空虛也

薯蕷丸方

薯蕷分三十

人參分

白朮分

茯苓分五

甘草分十

乾地黄分十

當歸分

芍藥分

芎藭分六

麥門冬分六

阿膠分

乾薑分三

桔梗分五

杏仁分六

桂枝分

防風分六

神麴分十
辛甘溫

豆黃卷分十

白斂分六

柴胡分五

白斂分六

大棗百枚
為膏

右二十一味末之煉蜜和丸如彈子大空腹酒服一九一百丸為劑。

徐忠可曰虛勞不足證多有兼風者正不可著意治風氣故仲景以四君四物養

其氣血膠麥乾棗補其肺胃而以桔梗杏仁開提肺氣桂枝行陽防風蓮脾神麴

開鬱黃卷宣腎柴胡升少陽之氣白斂化入營之風雖有風氣未嘗專治之謂正

氣運而風氣自去也然以薯蕷名丸者取其不寒不熱不燥不滑脾腎兼宜故多

用以為君則諸藥相助以為理耳。

魏念庭曰人之元氣在肺人之元陽在腎既剝削則難於遽復矣全賴後天之穀

氣資益其生是營衛非脾胃不能宣通而氣血非飲食無由平復也仲景故為虛

勞諸不足而兼風氣百疾立此薯蕷丸之法方中以薯蕷為主專理脾胃上損下

損至此可以撐持以四君乾薑黃卷麴棗助之除溼益氣而中土之令得行矣以

四物膠麥養血滋陰以柴桂防風去邪散熱以杏仁桔斂下氣開鬱惟恐虛而有

四物膠麥養血滋陰以柴桂防風去邪散熱以杏仁桔斂下氣開鬱惟恐虛而有



熱之人滋補之藥上拒不受故為散其邪熱開其逆鬱而氣血平順補益得納為至當不易之道也

黃坤載曰虛勞之病肝脾陽虛生氣不達木鬱風動泄而不藏於是百病皆生肺主收斂著頰斂肺而保精麥冬清金而甯神桔梗杏仁破壅而降逆以助辛金之收斂肝主生發歸膠滋肝而養血地芍潤木而清風芎藭桂枝疏鬱而升陽以助乙木之生發土位在中是為升降金木之樞大棗補己土之精人參補戊土之氣苓朮甘草培土而泄溼神麴乾薑消滯而溫寒所以理中而運升降之樞也木位

在左是為克傷中氣之賊柴胡白斂泄相火而疏甲木黃卷防風燥溼土而達乙木所以剪亂而除中州之賊也

考槃按 善後一名山藥色白味甘脂液稠粘如精為滋補脾胃肺腎上品本經主補虛羸是方用以為君有以夫

虛勞虛煩不得眠酸棗仁湯主之

喻嘉言曰素問云湯氣者煩勞則張精絕游積於夏使人煎厥可見虛勞虛煩為心腎不交之病腎水不上交心火心火無制故煩而不得眠不獨夏月為然矣方用酸棗仁為君而兼知母之滋腎為佐茯苓甘草調和其間芎藭入血分而解心火之燥煩也

徐忠可曰虛勞虛矣兼煩是挾火不得眠是因火而氣亦不順也其過當責心然

心之火盛實由肝氣鬱而魂不安則木能生火故以酸棗仁之入肝養神最多為君川芎以通肝氣之鬱為臣知母涼肺胃之氣甘草瀉心氣之實茯苓導氣歸心焦為佐雖曰虛煩實未嘗補心也

尤在溼曰人寤則魂寓於目寐則魂藏於肝虛勞之人肝氣不榮則魂不得藏魂不藏故不得眠酸棗仁補肝斂氣宜以為君而魂既不歸容必有濁痰燥火乘間而襲其舍者煩之所由作也故以知母甘草清熱滋燥茯苓川芎行氣除痰皆所以求肝之治而宅其魂也

酸棗仁湯方

酸棗仁二升氣味酸平甘草兩

知母兩

茯苓兩

芍藥兩

右五味以水八升煮酸棗仁得六升內諸藥煮取三升祛分溫三服

羅謙甫曰經云肝藏魂人卧則血歸於肝又曰肝者罷極之本又曰陽氣者煩勞則張罷極必傷肝煩勞則精絕肝傷精絕則虛勞虛煩不得卧明矣棗仁酸平應少陽木化而治肝極者宜收宜補用酸棗仁至二升以生心血養肝血所謂以酸收之以酸補之是也顧肝鬱欲散散以芍藥之辛散使輔棗仁通肝調營又所謂以辛補之也肝急欲緩緩以甘草之甘緩使防芍藥踈泄過急此所謂以土葆之也然終恐勞極則火發而仍不得眠故佐知母崇陰水以制火茯苓利陽水以平

陰將水旺而魂自甯大清而神自靜矣此治虛勞肝極之神方也

五勞虛極羸瘦腹滿不能飲食食傷憂傷飲傷房室傷飢傷勞傷經絡營衛氣傷內有乾血肌膚甲錯兩目黯黑緩中補虛大黃廔蟲丸主之

喻嘉言曰七傷金匱明謂食傷憂傷飲傷房室傷飢傷勞傷經絡營衛氣傷是房勞傷但居其一後人不知何見謂七者陰寒陰痿裏急精少陰下溼精滑小便便苦數臨事不舉似乎專指腎傷為言豈有五勞分主五臟而七傷獨主一臟之理雖人身恣逞傷腎者恒多要不可為一定之名也故虛勞證凡本之內傷者類此七者之分而虛勞發熱未有不由瘀血者若無內傷則營衛運行不失其次痰從何起是必飲食起居過時失節營衛凝滯先成內傷然後隨其氣所阻塞之處血為瘀積積之久牢不可破新生之血不得周灌與日俱積其人尚有生理乎仲景施活人手段以潤劑潤其血之乾以蠕動噉血之物行死血名之曰緩中補虛豈非以行血去瘀為安中補虛上著乎然此特世上稱乾血勞之良法也血結在內手足脈相失者宜之兼入瓊玉膏潤補之藥同用尤妙

程雲來曰此條單指內有乾血而言夫人或因七情或因飲食或因房勞皆令正氣內傷血脈凝結致有乾血積於中而冠羸見於外也血積則不能以濡肌膚故肌膚甲錯不能榮於目則兩目黯黑與大黃廔蟲丸以下乾血則邪除正旺矣非

大黃廩蟲丸能緩中補虛也

○徐忠可曰五勞者血氣肉骨筋各有虛勞病也然必至脾胃受傷而虛乃難復故虛極則羸瘦大肉欲脫也腹滿脾氣不行也不能飲食胃不運化也其受病之源則因食因憂因飲因房室因饑因勞因經絡營衛氣傷不同皆可以漸而至極右其人內有血在傷時溢出於迴薄之間乾而不去故使病留連其外證必肌膚甲錯甲錯者如鱗也肝主血主目乾血之氣內乘於肝則上薰於目而黯黑是必致其病根而外證乃退故以乾漆桃仁四蟲破其血然瘀久必生熱氣滯乃不行故以黃芩清熱杏仁利氣大黃以行之而以甘芍地黃救其元陰則中之因此而裏急者可以漸緩虛之因此而勞極者可以漸補故名緩中補虛大黃廩蟲丸魏念庭曰五勞即過勞五藏而傷其真氣也藏真損傷日就頹敗遂裏虛至極自上下而損損至脾胃則漸不可救脾氣散而腹滿胃氣竭而不能飲食臟真既已內敗穀氣又斷而營衛盡絕矣虛勞至此迨不可救乎仲景至此又為追溯其致傷五藏之由曰食傷曰憂傷曰飲傷曰房室傷曰飢傷曰勞傷曰經絡營衛傷此乃不慎其起居不制其嗜慾不調其喜怒不省其思慮不節其飲食不息其勞役不戒其房性發於情而不能止以禮義順其習而不能制以惕懼馴至勞而傷傷而虛虛而仍勞仍傷遂病矣病而勞傷尤有不肯自己者此死亡之所以自取也

仲景於其中尤存不忍人之心。云內有乾血者。則血未至於枯。營衛未至於絕。而胃氣未至於竭者也。驗其外證。肌膚甲錯。血亡也。兩目黯黑。熱盛也。蓋陰虛血燥。邪盛火熾之證也。法宜緩中補虛。中即裏也。緩中者。緩其裏急也。邪熱內焚。其中必燥煩擾亂。而意急心忙。滋陰正所以為緩中之治也。緩中為滋陰。補虛即所以為補陽。補氣乎。而仲景以大黃廔蟲丸主之。於滋陰則有於補虛。似無當。然方中黃芩芍藥地黃甘草。陰可滋也。大黃桃仁杏仁乾漆。皆破血之品。而潤燥存其中矣。四蟲之用。大同於瘡病中治瘡母之蠶甲煎。內用五蟲破積行血。虛勞而不補。虛乃破血。而云補虛者。此證為虛勞之大熱無寒。陰大虧而陽太盛也。故不補氣。補陽而但滋陰。又必破舊經枯乾之敗血。而生新為養育之嫩血。血生而虛即補矣。蓋其虛原在血亡。而不在精失氣脫。故生血滋陰。即可謂之補虛矣。此在婦人女子寡婦女尼。因不月漸成虛勞者。尤所宜投也。況血亡而氣未脫。精未失。猶為虛在陰而陽尚可為。非同上氣脫。中血亡。下精失。萃於一身。無藥可醫之疾也。此仲景必指出而另為立一法也。治虛勞者。能於仲景之言內詳求。言外引伸。按病以為比屬可也。

王晉三曰。金匱血痺虛勞脈證九條。首條是汗出而風吹之。血凝於膚而為痺。然痺未至於乾血。後六條是諸虛不足而成勞。然勞亦不至於虛極。故治法皆以補

虛和營衛去風氣為主方。若五勞虛極，痺而內成乾血者，悉皆由傷而血瘀。由血瘀而為乾血也。假如陰之五宮傷在五味，飲食自倍，則食傷於脾。西方生燥，在臟為肺。在志為憂，憂患不止，則營滯衛除，故憂傷於肺。以酒為漿，以妄為常，女子脫血，醉入房中，則飲傷於肝。嗜慾無窮，精氣弛壞，則房傷於腎。穀氣不盈，土焦不行，下脫不通，胃熱陰虛，則飢傷於胃。尊榮人有所勞倦，喘息汗出，其傷在榮。苦負重，努力人亦傷於榮。榮氣屬心，故勞傷於心。諸傷而胃亦居其一者，以五臟皆稟氣於胃。為四時之病變，死生之要會。胃熱液涸，則五臟絕陰氣之源。而絡痺血乾，愈速。故肌傷亦列於藏傷之間。其第七句是總結諸傷，皆傷其經絡營衛之氣也。細繹本文云：腹滿不能食，飢膚甲錯，兩目黯黑，明是不能納穀，以通流營衛，凝滯瘀積之血，牢不可破。即有新生之血，亦不得暢茂條達。惟有日漸羸瘦而成內傷乾血勞。其有不死者幾希矣。仲景乃出佛心仙手，治以大黃虜蟲丸。君以大黃從胃絡中宣瘀潤燥，佐以黃芩清肺衛，杏仁潤心營，桃仁補肝虛，生地滋腎燥，乾漆性急飛竅，破脾胃關節之瘀血，蟲蝨性升，入陽分破血，水蛭性下，入陰分逐瘀。蠶蟄去兩脇下之堅血，虜蟲破堅通絡行陽，却有神功。故方名標而出之。芍藥甘草扶脾胃，解藥毒，緩中補虛者，緩舒也。綽也。指方中寬舒潤燥之品而言也。故喻嘉言曰：可用瓊玉膏補之，勿以耆朮補中，失却寬舒胃氣之美。

尤在涇曰。內有乾血不去。適足以留新血而滲灌不周。故去之不可不早也。此
潤以濡其乾。蟲以動其疼。通以去其閉。而以地黃芍草和養其虛。攻血而能瀉夫
血也。

黃坤載曰。五勞五瘵之勞病也。素問宣明五氣。久視傷血。久卧傷氣。久坐傷肉。
久立傷骨。久行傷筋。是謂五勞所傷。心主血。肺主氣。脾主肉。腎主骨。肝主筋。五勞
不同。其病各異。而總以脾胃為主。以其為四維之中氣也。故五勞之病。至於虛極
必羸。瘦腹滿不能飲食。緣其中氣之敗也。五勞之外。又有七傷。飽食而傷。憂鬱而
傷。過飲而傷。房室而傷。飢餒而傷。勞苦而傷。經絡營衛氣傷。其傷在氣而病則在
血。血隨氣運。氣滯則血瘀。血所以潤身而華色。血瘀而乾。則肌膚甲錯而不潤。兩
目黯黑而不華。肝竅於目。靈樞五閱五使篇曰。肝病者皆青。正此義也。血枯木燥。
筋脈短縮。故中急而不緩也。甘草培土而緩中。杏仁利氣而泄溼。桃乾四蟲。破瘀
而消癥。芍藥地黃。清風木而滋營血。黃芩大黃。泄相火而下結塊也。凡五勞七傷。
不離肝木之病。肝木之病。必緣土虛。以中氣勞傷。已土溼陷。風木鬱遏。生氣不達。
於是賊脾位而犯中宮。脾敗不能化水穀而生肌肉。故羸瘦而腹滿。肝藏血而竅
於目。木陷血瘀。皮膚失榮。故肌膚甲錯。兩目黯黑。大黃廔蟲丸養中而滋木。行血
而清風勞傷必需之法也。

大黃蟄蟲丸方

大黃十分

蟄蟲半升

芍藥四兩

甘草三兩

杏仁十

乾地黄十兩

乾漆一兩
味辛溫

蟄蟲一升
氣味苦微寒

水蛭百枚
氣味鹹苦平

蟬蛸一升
氣味鹹微寒

黃芩二兩

桃仁十

右十二味末之煉蜜和丸小豆大酒飲服五丸日三服。

李士材曰勞傷之證肌膚甲錯兩目黯黑此內有瘀血者也瘀之日久則必發熱

熱涸其液則血乾於經隧之間愈乾愈熱愈熱愈乾而新血皆損人之充養百骸

光華潤澤者止藉此血血傷則無以潤其膚故甲錯也目得血而能視血枯則無

以榮其目故黯黑也仲景洞見此證補之不可涼之無益而立此方經曰血主濡

之故以地黃為君堅者削之故以地黃為臣統血者脾也脾欲緩急食甘以緩之

又酸苦湧泄為陰故以甘芍桃仁枯為佐鹹走血苦勝血故以乾漆之苦四蟲

之鹹為使夫濁陰不降則清陽不升瘀血不去則新血不生今人遇一勞證便用

滋陰之藥服而不效坐以待斃術豈止此耶。

考槃按能推陳出新故以為君舊註地黃為君與方名不合

